

汪龍



三

09905

雙節堂庸訓



光緒二十五年
東書局藏

雙節堂庸訓自序

雙節堂庸訓者龍莊居士教其子孫之所作也中人以上不待教而成降而下之非教不可居士有五男子才不逮中人孫之長者麤解字義其次亦知識漸開居士扃戶養痾日讀顏氏家訓袁氏世範與兒輩講求持身涉世之方或揭其理或證以事凡先世嘉言嫩行及生平師友淵源時時樂爲稱道口授手書久而成裘刪其與顏袁二書詞悃複沓者爲綱六爲目二百十九釐爲六卷首述先誌祖德也先考妣事具行述者不贅次律已無忝所生有志焉未逮也次治家約舉大端而已家世相承兼資母範故論女行稍詳次應世寡尤寡悔非可倖幾也次蕃

雙節堂庸訓自序

一

後保世滋大其在斯乎以師友終之成我之恩輔仁之誼永矢勿謬矣友之存者兒輩耳熟能詳不煩錄敘且虞虞乎有谷風陰雨之憂焉居士自少而壯而老循軌就範庸庸無奇行也庸德庸言之外槩非所知故名之曰庸訓冠以雙節堂者獲免於大戾稟二母訓也諸所爲訓簡質無文皆從數十年體認爲法爲戒欲令世世子孫婦穉可以通曉自念身爲庸人不敢苛子孫靳至聖賢而參以顏袁二書各條則學爲聖賢之理未嘗不備夫人無中立不志於聖賢其勢必流於不肖可不慎歟嗟乎教者祖父之分率教者子孫之責苟疑訓詞爲庸而別求新異之說以自託將有離經畔道重貽身世之患者是則居士之所

大懼也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癸卯龍莊居士汪輝祖書時年六十有五

雙節堂庸訓自序

二

述先

本系

我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第七子爽後爽傳十二世曰道安遷
婺源又五世曰惟謹遷慶元之鄞今甯波府鄞縣也惟謹生元
吉元吉生永漸永漸生思信思信長子大倫公在鄞娶夫人高
氏生存中宋嘉定十年高夫人卒繼娶夫人爲蕭山大義邨劉
氏女因家大義而存中所生三子之衍遷臨川之瑑遷宣城亦
無居鄞者大義邨汪氏以遷蕭始祖大倫公爲第一世公字叔
彝號冰谷夫人劉氏葬本里花原花原者以樹木棉得名子一

雙節堂庸訓卷一

一

述字天錫夫人馮氏子三長演字宗三夫人趙氏並祔葬花原
歲以清明前二日墓祭子二長溥字克洪夫人楊氏葬本里西
睦橋子五三渙字巨淵夫人王氏葬本縣航塢山子二長游字
龜沼號一齋葬本里中巷南園旅歿中相傳歿時與山陰賈
人同厝比遷置二棺毀殯骨以歸兩家秤骨分葬時號秤骨府
君故夫人徐氏遺命不同穴別葬航塢山皆以清明前一日祭
子二長椿字春齡號養拙夫人朱氏子二次璋字廷章號居易
夫人鍾氏並葬航塢山以清明日祭子四次纘字克承號逸菴
行彤三夫人陳氏子三次範字居賢號樂遂夫人徐氏並葬航
塢山以清明後一日祭子三長天秩字宗禮號銳菴行練二夫

人沈氏葬航塢山以清明後二日祭支下男婦俱集自此以下各祖皆依次墓祭集男婦如禮子四次棟字克隆號成軒行宏八夫人傅氏葬本里前司東阪相傳墓師登航塢山擇兆域脫頭巾置石上爲過鳥所銜越數日相地至此前巾在焉遂定爲吉壤舊號頭巾地余年十五侍祭墓下曰是天所葬也不宜以頭巾名乃稱天葬地云子三次時忠字靖共號秋莊夫人沈氏王氏趙氏沈夫人葬航塢山王趙兩夫人合祔前司東阪子三三應元字世魁號惺臺行明五十九夫人朱氏葬本里硯湖灘子四季玉華公諱造行信八爲輝祖高祖考夫人陳氏繼夫人陳氏葬山陰縣夏履橋徐闔塢子三第三爲曾祖考字夏公諱

雙節堂庸訓卷一

二

必正行仁七十一夫人沈氏葬前司西阪子三第三爲顯祖考毅菴公諱之瀚字朝宗行三 勅贈文林郎湖南永州府甯

遠縣知縣夫人沈氏 勅贈孺人葬硯湖灘子二長爲顯考

皆木公諱楷字南有行十三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 勅贈

文林郎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 誥贈奉直大夫夫人方

氏 勅贈孺人 誥贈宜人夫人王氏適室徐氏 旌

表雙節建坊本里聚奎橋北岸並 勅贈孺人 誥贈宜

人合葬山陰縣清和里秀山子一輝祖字煥曾一字龍莊罷官

歸又以歸廬爲號爲冰谷公十九世孫乾隆戊子科舉人乙未

科進士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調長沙善化縣知縣未任署

永州府道州知州告病解官 誥封奉直大夫娶王氏

誥贈宜人生子一繼坊字元可行三乾隆丙午舉人揀選知縣
今就職直隸州州同加二級繼娶曹氏 誥封宜人生子二

繼培字因可行九縣學生繼壕字深可行十一國子監生妾楊

氏生子二繼埔字勤可行四繼埈字序可行六繼坊娶朱氏今

二子世鐘世銘繼埔娶婁氏今一子世鎬繼埈娶王氏繼培娶

陳氏今一子世鈺繼壕聘來氏 通家子吳斐填諱

顯祖考文林公軼事

公少孤讀四子書未竟中年文字並工族黨規約盡出公手 輝

祖十歲時公年六十七遇疑字必從人索解甚力嘗語 輝祖曰

雙節堂庸訓卷一

三

我未學非問不至此我問一人可答十百人之問受益最多小
子慎毋懶於問也

公同懷三人年十三兩伯祖析產令別居公力自樹後諸父不
善治生並招與同爨厯二十餘年無倦色

自遷蕭始祖至高祖凡十五世田息不足以給祭清明墓祀往
往入夏不舉甚至棄子女以辦公請之族長與各房長準息入

爲制克日行禮至今無敢渝者

公行誼旣孚鄉里迺齟齬事皆質正于公公反覆理解率釋忿
去終公之世無履公庭者洎公歿族人多訟 輝祖 四十餘歲猶

聞人言朝三翁在必不至是公字朝宗行三相習以是爲稱蓋

距公歿踰三十年矣

族有愿人爲盜誣引縣捕至竄匿他所捕者挾其婦去公遇之塗廉其情立以私橐酬捕婦得釋而冤亦旋白兩母雙節坊成鄉耆追敘此事皆云宜有賢婦並謂公之隱德類此者甚多云公篤慕儒業見識字人輒優以禮貌遇博士弟子雖卑幼必肅然起立貧不能應試必助以資或失館則力爲推薦必得當乃已嘗有一士考列下等輝祖聞羣言訕笑舉以告公公怒叱曰小子何知秀才方有等卽下等畢竟賢於不入等者汝他日能是吾死且含笑也

輝祖幼時公寶愛特甚邨中演劇必命輝祖侍觀歸則詳問劇

雙節堂庸訓卷一

四

中人姓名及事之關目并禍福報應之故應對不譌輒喜賜小食不能記憶或所述是非舛謬輒恚怒曰再爾必撻祖母嘗以曠學爲言公曰非若所知一日觀演繡襦記公曰虧他後來中狀元輝祖對曰便中狀元也算不得孝子公大喜每舉以語人曰兒有識他日當做正經人恨輝祖德不修而耄及無以副公期望至今憶公之所以爲教背汗常如雨下

顯祖妣沈太孺人軼事

祖母年十五來歸歸未三月祖父析居祖母食貧執苦垂三十年迨吾父衣食粗足祖父尙義好施與祖母遇事贊成無纖微靳色

雅重讀書人鄰有寒士力不能自給祖母嘗節縮口食周其匱
比吾家中落祖母篤老且病其人漸豐贍不一顧問見者議其
辜恩祖母不齒及也

性莊重與人謙謹行輩最尊凡卑幼跪拜必答過其前必起立
雖見丐者亦然或止之曰彼亦人也何敢以貧故慢之

顯考奉直公軼事

公自洪縣歸年已四十有四事祖父祖母依依如童穉得食物
雖薄少必以奉吾母疑爲不敬公曰只要舉念不忘不在物之
多寡必多而後進則不進者多矣一日輝祖見薄炊餅二枚食
其一公察之大怒曰尙未送婆婆汝便先喫必折汝福輝祖不

雙節堂庸訓卷一

五

獲長侍膝下卽此二事可想見孺慕大凡

吾母王太宜人嘗言公禮師最重在官中每送束脩必擇銀之
上者平亦較常用稍重旣家居用制錢遇大錢輒手自選畱充
束脩之數曰萬一先生付典當贖衣物有小錢揀退是我之罪
也

陶器厚薄之訓詳行述中輝祖尙憶公言做人積福須耐得幾

層剝削方可傳之子孫如布如緞自然耐久絹便薄脆降而如
紙亦須作高麗紙可以揭得數層若爲竹紙觸手便破矣蓋皆
以厚爲道

外父王坦人先生公執友也輝祖十一歲時先生過舍公命出

見衣藍色布袍吾母曰兒以敝衣見新親不雅觀須假綢衣衣之公曰何礙此時衣綢衣布無關榮辱今父母爲之衣綢而他年自以布衣終其身乃爲辱耳會有邀公喜醮者公以持服辭其人堅欲引輝祖去吾母曰君將遠行兒不能無應酬令與人孰識亦可公曰兒欲熟人人不與兒熟也兒能自立人樂與交何患無熟人終不許

顯妣方太宜人軼事

吾母見背輝祖未有識知不能詳記行誼讀家靜山先生撰傳略見梗概祖母性嚴峻御家人辭色不少假臧獲有過誤吾母輒身承之而時時私救家人曰若慎母干太孺人怒吾曷非愛若恐高年人不耐氣耳一日縫人製祖母衣不戒于熨襟且鑊吾母急出已衣付質庫市他練秉燭成之

顯妣王太宜人軼事

曾祖祭田三畝吾祖所置也諸父輩共謀壽之是時輝祖年十四家甚窶書券者慮輝祖有後言邀列名分價吾母不可書券者曰列名賣不列名亦賣特不列名則價不得分耳吾母曰雖貧何忍分此價書券者曰不分價亦不能不值祭也吾母曰譬祖傳止吾兒一人願永永值祭無他詞產遂廢而諸父或絕或散四方吾母歲時奉祭唯謹

輝祖

自年十五六以假貸資生至二十二習幕事子錢累七百

餘金至年三十歲脩尙不滿百金吾母口食不給而責家之息
付必以時或勸少緩曰不可使吾兒無面目對人往往忍飢竟
日唯吾生母及吾前婦知之而已風樹之痛所謂百身莫贖也
吾母終年無夢夢必徵乾隆十四年歲丁卯元日語輝祖曰吾
頃夢中堂燃巨燭六七條面南坐者數人東西侍者十餘人汝
祖汝父與焉奐若叔向上拜跪起立東西侍者數人向上揖語
不可辨聞面南者曰應與宗銓宗獻奐若叔又拜跪如初汝祖
汝父向上揖復揖奐若叔奐若叔答揖若不豫然燭遂熄不知
是何祥也汝其誌之是年七月輝祖將應省試而奐若叔病吾
母曰叔屢試屢躓今病不能試而汝繼之或將售此其所以不

雙節堂庸訓卷一

七

豫乎亡何

輝祖

下第叔五男子析產則尙友堂住宅爲銓

克標

兄獻

奕宸

弟闔得又數年獻出游以所受小樓三間暫典趙氏

又十二年爲乙未吾母棄養

輝祖

將治喪無賓舍代獻弟贖樓

款賓又十八年壬子樓歸

輝祖

憶吾母言始恍然悟吾祖吾父

之所以揖也又歲己卯八月十四日

輝祖

省闈遭疾試竣舉歸

水漿不入口晝夜卧轉側需人魂時時從頂上出醫師莫名其
證治方溫涼歧雜氣不絕如絲至九月初六日辨附身具矣吾
母夢中堂簇簇數十人中多古冠服者吾祖吾父皆西隅侍立
堂中聲喁喁若辨論然久之聞一人大言舍多舍少見一戴紅
緯帽隆準高顴鬚鬢者向上跪曰該畱坵坵坵

輝祖

小名

也吾祖吾父遂叩首出有號泣以從者吾祖吾父皆揖之夢甫
覺而友人徐頤亭夢齡至辨脈定證一藥而起未一月堂伯父
所生三子堂叔父所生一子相繼沒明年堂叔亦沒曾祖支下
惟輝祖獨存以至今日曾祖旅沒雲南無遺像故老言曾祖狀
貌與吾母所夢符合蓋輝祖之生曾祖實相之矣記此二夢見
祖蔭非可倖邀我後人可不求所以仰承先澤之故與

輝祖顯生妣徐太宜人軼事

吾母自生

輝祖

時得脾泄疾時時憊困執作不少休前婦請代

不許及

輝祖

有妾吾母猶親司爨火

輝祖

固請命妾代勞吾母

曰渠不善用薪炊一頓飯吾可三頓汝心血錢吾不忍耗也力

雙節堂庸訓卷一

八

疾耐勤苦大率類此

病起出汲至門不能舉步門故有石條可坐鄰媪勸少憩吾母
曰此過路人坐處非婦人所宜倚柱立鄰媪代汲以歸

嘗病頭暈會賓至剝龍眼肉治湯吾母煎其核飲之暈少定曰
核猶如是肉當更補也後復病輝祖市龍眼肉以進則揮去曰

此可辦一餐飯吾何須此固卻不食羊棗之痛至今常有餘恨
吾母寡言笑與繼母同室居談家事外終日織作無他語既病

畫師寫真請略一解頤吾母不應次早語家人曰吾夜閒歷憶
生平無可喜事何處覓得笑來嗚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

輝祖

既孤力不能從師吾母請於嫡母曰兒不學汪氏必替歲

需脩脯十指可給也故雖病不廢織作凡紡木棉花必擇最白者另爲一機潔而韌市價逾常直每獲千錢選留大錢三百儲爲館穀之用

吾母治庖以潔爲主嘗言物無貴賤得味自善手段無高低盡

心自合宜當吾師鄭又庭夫子主講家塾時輝祖方奇窮膳羞

皆吾母手理今五十餘年矣吾師追述往事猶言館餐之潔莫若吾家殺雖不豐無不適口則當日之精於中饋可想見也

雙節堂庸訓卷一

律已

盡心

心宰萬事人之成人全恃此心爲此一事卽當盡心於此一事所謂盡者就此一事籌其始以慮其終而已人非聖賢烏能念皆善全在發念時將是非分界辨得清楚把握得定求其可以見天可以見人自然去不善以歸於善不特名教綱常大節所繫斷斷差不得念頭卽細至日用應酬略一放心便有不妥貼處亡友孫遲舟辰東嘗語余曰朱子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今竟有事出理外者心有不同乎余應之曰同此理方爲心同

雙節堂庸訓卷二

一

此心方爲人若在理外昔人謂之全無心肝卽孟子所云禽獸也我輩總當於同處求之故惟事事合於人心始能自盡其心

人須實做

具五官備四肢皆謂之人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是人之總名曰士曰工曰農曰商是人之分類然臣不能忠子不能孝便不成爲臣子士不好學農不力田便不成爲士農欲盡人之本分全在各人做法諺有云做宰相做百姓做爺娘做兒女凡有一名皆有一做字至於無可取材則直斥曰沒做以痛絕之故人是虛名求踐其名非實做不可

人從本上做起

俗曰做人卽有子曰爲人嘗讀論語開端數章聖功王道次第井井聖人以學不厭自居只一學字已該千古入道之全學者所以成其爲人記者恐人之爲學無下手處故緊接其爲人也孝弟一章慮有千譽之學次以巧令鮮仁一貫之傳曾子以魯得之記曾子爲學人榜樣而聖功備矣道千乘一章王道也聖功王道基於弟子故弟子一章孝弟信仁俱於前數章見過此卽弟子務本之學以行不以文如以文爲學則子夏列文學之科何以言學只在君親朋友實地故做人須從本上起方有著力處

做人先立志

雙節堂庸訓卷二

二

做人如行路然舉步一錯便歸正不易必先有定志始有定力范文正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文信國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卽欣然慕之曰不祖豆其間非夫也卒之范爲名臣文爲忠臣亦有悔過立志如周處少時無賴聞父老三害之言殺虎斬蛟折節厲學終以忠勇著名皆由志定也故孟子曰懦夫有立志蓋不能立志則長爲懦夫而已矣

須耐困境

番禺莊滋圃先生 有恭 撫浙時手書客座楹帖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識者已知爲宰相之器人生自少至壯

罕有全履泰境者惟耐得挫磨方成豪傑不但貧賤是玉成之美卽富貴中亦不少困境此處立不定腳根終非真實學問

見池北偶談乃桐城姚端恪公文然語

此聯

常存退一步想

存一進念不論在家在官總無泰然之日時時作退一步想則無境不可歷無人不可處天下必有不如我者以不如我者自鏡未有心不平氣不和者心平氣和君子之所由坦蕩蕩也

時日不可虛度

非僅時不可失之謂也穿一日煖衣喫一日飽飯費幾多織婦農夫心力得能安享便是非常福分此一日中各事其事男則讀書者讀書習藝者習藝女則或紡或績浣汲縫紉不敢怠惰偷安是爲衣食無媿不然人以勞奉我我以逸耗人享福之時折福已多富貴子弟或至於食無覓處職是之田

作事要認真

世事宜假不宜真此有激之談非莊語也畢竟假者立敗真者顛撲不破雖認真之始未必不爲取巧者譏笑然腳踏實地事無不成旣成之後謗疑冰釋矣

作事要有恆

能認真於始而不免中輟斷斷不可諺曰扳盪守店言盪不必得魚手不離盪必可得魚店不必獲息身不離店必可獲息貴

有恆也又曰磨得鴨嘴尖雞賤言變計未必逢時以無恆也故
作事欲成全以有恆爲主

事必期於有成

作事之成與不成卽一事而可卜終身福澤有首無尾其人必
無收束嘗歷歷驗之頗不甚爽不爲則已爲則必要於成朱子
所以垂訓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人所以示誠也念之哉母
爲有識者目笑

要顧廉恥

事之失其本心品不齒於士類皆從寡廉鮮恥而起顧廉恥乃
有忌憚有忌憚乃能檢束能檢束自爲君子而不爲小人

雙節堂庸訓卷二

四

貴慎小節

著新衣者恐有污染時時愛護一經垢玷便不甚惜至於澣亦
留痕則聽其敝矣儒者凜凜清操無敢試以不肖之事稍不自
謹輒爲人所持其勢必至於踰閑敗檢故自愛之士不可有一
毫自玷當於小節先加嚴慎

當愛名

賢聖爲學以實不以名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實至名歸
亦學者所尚謂名不足愛將肆行無忌故三代以下患無好名
之士好孝名斷不敢有不孝之心好忠名斷不敢爲不忠之事
始於勉強馴致自然事事皆歸實踐矣第務虛名而不敦實行

斯名敗而詬訕隨之大爲可恥

勿好勝

夫愛名非好勝也唯恐失名自能求以實副專以好勝爲念必至心馳於外務勝人之虛名忘修己之實學則人以虛名相奉勢且墮人之術受人之愚而不自知其弊終至失已而後已

財色兩關尤當著力

世言累人者曰酒色財氣然酗酒鬪狠鄉黨自好者尙知儆戒唯財色二字非有定識定力鮮不移其所守昔人言道有黃金不動心室有美人不炫目方是真正豪傑余獨有要箴二則能臨境猛省便百魔俱退財箴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色箴曰

雙節堂庸訓卷二

五

淫人妻女者妻女亦被人淫天道好還相在爾室矣

因果之說不可廢

因果雖二氏之言然易六十四卦皆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皆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推本福祿壽考之故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惟賢者能之降而中才不能無藉於懲勸余年十五檢敗簾得先人舊遺太上感應篇圖釋半部誦其詞繹其旨考其事善不善之報捷如桴鼓自念少孤多病懼以身之不修廢墜先祀怵然默誓日曉起盥洗訖莊誦感應篇一過方讀他書有一不善念起輒用以自儆比在幕中率以爲常日治官文書惟恐造孽不敢不盡心竭力從宦亦然歷五十年幸

不爲大人君子所棄蓋得力於經義者猶尠而得力於感應篇者居多故因果之說實足糾纏夙夜爲中人說法斷不可廢

不可責報於目前

惠迪吉從逆凶理之一定然亦有不可盡憑者陰隲文所云近報在自己遠報在兒孫也爲善必報君子道其常而已不當以他人惡有未報中道游移以致爲善不終

名過實者造物所忌

造物忌名非實至名歸之名乃聲聞過情之名也盛名所歸不但其實難副兼恐其後難繼幸而得名兢兢業業求卽於無過自爲鬼神呵護若以名自炫必有物焉敗之驗往徵今若合符

雙節堂庸訓卷二

六

節

不可妄與命爭

貧富貴賤降才已定但天不與人以前知聽人之自盡所爲人能居心仁恕作事勤和久之必邀天鑒機械變詐之人剝人求富傾人求貴幸得富貴輒謂人力勝天可與命爭不知營謀而得亦由命所當然心術徒壞天譴隨之向使循分而行固未嘗不得也

少年富貴須自愛

世上辛苦一生不得一壠皓首窮經不得一第者或襲祖先餘蔭或藉文字因緣少年時號素封躋膺仕此非常之福也幸履

福基時存惜福之心行修福之事福自無量不然祿算懸長良不易易

處豐難於處約

處約固大難事然勢處其難自知檢飭酬應未周人亦諒之至境地豐亨人多求全責備小不稱副便致訾尤加以淫佚驕奢嗜慾易縱品行一玷補救無從覆舟之警常在順風故快意時更當處處留意

欲不可縱

縱欲敗度立身之大患當於起手處力防其漸凡聲色貨利可以啟驕奢淫佚之弊者其端斷不可開

雙節堂庸訓卷二

七

貧賤當勵氣節

氣節與肆慢不同肆慢者以貧賤驕人必至恃貧無賴位卑言高皆獲罪之道也不洩忍以乞憐不唯阿以附勢固窮厲志守義不移富者不敢傲以有餘貴者莫不敬其有守謂之氣節

擇穩處立腳

如行軍然出奇制勝危道也仁人之師堂堂正正勝固萬全負亦不至隻輪不返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甯按部而就班不行險以徼倖是爲穩處立腳

居官當凜法紀

職無論大小位無論崇卑各有本分當爲之事少不循分卽干

功令凡人理財事上接下時存敬畏之心庶幾身名並泰
宦歸尤當避嫌

幸而宦成歸里當以謹身立行矜式鄉黨一切公事不宜干預
地方官長無相往還遇有知交故舊更宜引嫌避謝稍可指摘
卽爲後進掬揄

守身

大學中庸論語言身甚詳誠身爲始事致身爲終事而孟子獨
言守身爲大蓋知所守則窮通壽夭無一敢輕戰陳無勇亦爲
非孝殺身成仁未爲虧體極守之能事矣然聖賢甚愛此身不
肯輕擲曰免於形戮曰隱曰危行言遜無一非守身之義詩云

雙節堂庸訓卷二

八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終以保身爲守身之正能立身揚名以顯
其親尙已其次莫如夙夜匪懈常凜懷刑之思全受而全歸之
蓋棺論定得稱善人庶可見先人於九原嗟乎窮而在下尺步
繩趨猶易自主幸而通顯地愈高勢愈危此義不可一日忘也

治家

統於所尊則整齊

一家之中天合人合氣味不同剛克柔克性情亦異惟受尊長約東方能畫一不然妯娌以貧富相耀姑嫂以疏戚生嫌儻焉不可終日矣

孝以順爲先

順親二字見於中庸諺云孝不如順蓋孝無形而順有迹順之未能孝於何有如謂父母亦有萬不當順之故則箴諫一章自有可措手處玩紫陽愉色婉容四字何等委折天下無不是之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一

父母必先引咎於己方能歸善於親一味蕙直激成父母於過卽所謂不順也若欲與父母平分曲直以己之是形親之非不孝由於不順罪莫大焉

惟孝裕後

人能孝順也只盡得子職原不應望報於天亦無望報於天而後勉爲孝順之理然天道於此報施最分明最迅速不待他證也吾曾祖生子三人吾祖父祖母獨善事吾曾祖母故止鍾福於吾祖一支吾祖生吾父暨吾叔父二人吾父吾二母獨善事吾祖父祖母吾生母尤力爲其難詳徐太宜人行述故吾以伶仃孤苦之身得至成立念吾祖母遺言吾生母自當有後知吾生母之

必當有後則知事親者不可不奉吾生母爲法矣

繼娶難爲父

婦未必皆賢也而所生子女無慙母之人不幸喪耦處不得不繼之勢遇不賢婦強分畛域調劑之苦天實爲之幸而婦知大義未嘗不慈而前妻子女外視其母至父有誨勞輒歸過於後母之所爲爲之父者責善不能避嫌不可動而得謗是誰之過與

事後母

後母難事尙宜事之以禮況易事者乎然往往遇易事之母而必被以難事之名使母稱不義父號不慈是誠何心或曰是有間之者賢如吾母王太宜人蔑以加矣然余年十三歲太宜人約飭素嚴族叔某私語余曰若母慈汝固萬不如慈汝妹也余大以爲不然奉太宜人教益謹不四年某子死又十餘年某死今爲之後者亦死向使余惑某言其能有今日乎人在自爲耳爲子而人以人言卽於不孝人果任其咎歟否歟

事鰥父寡母更宜曲體

寡居之母雖有婦可依有女可侍然婦有子女女有夫婿不能專依膝下疾病飲食苦有不能言者至於父老鰥居眞覺煢煢矣曷見吾族某翁中年喪耦至八十餘歲寢食子然嘗語余曰吾拭面巾久如敗絲瓜求換一方不可得言已泣下余盡焉傷之

曾告其諸子皆弗顧也未幾子亦身歷其境窮且過之天鑒不遠可不畏哉

友難於孝

人於父母容有不敢直言之隱若兄弟則事事可以推誠共白其勢比事父母較易而往往難盡其道者蓋家庭齟齬多起婦言父子天性讒不能行婦非甚不孝尙不敢肆論舅姑子稍有天良必無徇婦忤親之事至妯娌相猜讒言易入起於芥蒂釀爲參商不知自父母視之毫無區別不能友愛卽非孝順故先聖引書云惟孝友於兄弟也歷來手足不和多從利起昔人有言父母有事譬如少生兄弟一人父母分財譬如多生兄弟一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三

人能三復此言婦言又何自而生

冢子宜肩重任

冢子之生多在父母盛年及父母生幼子冢子已屆成立往往所生子女年齒與弟妹相等貧賤之家分勞立業責在冢子不當以力由己出區弟妹而貳之幸爲富貴之冢則受庇獨早子女並承餘蔭迨父母衰邁自宜以受庇之身庇其弟妹先圖自逸知有己之子女不顧父母之子女父母其能安乎知其不安而忍而爲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弟當敬事兄長

父兄並稱故諺云長兄如父其年齡既長其閱歷必多爲之弟

者自應受其訓誠敬而事之凡事稟承自有裨益若儼然抗行是謂不弟必非福器

齊家須從婦人起

齊之云者一不一以歸於一也婦自外來母教不必盡同一家之中有一婦不遵家督不守家範或服飾鮮妍或餐起遲晏便規矩參差不能畫一往歲與客論詩兒子繼坊繼培侍培方八歲忽問坊曰太史采風不專女子何以二南之詩男少於女坊無以應余曰化男子易化女子難至女子皆化則男子之率教可知雖一時臆說每舉以質人無異辭姑錄之以諭來者

婦言不可聽

雙節堂庸訓卷三

四

不聽婦言大非易事蓋婦人之性多有偏蔽全在爲之良人者隨事隨時婉轉化導使於大段道理一一分明自然無禮無義之言不敢輕易出口故不在禁於旣言之後而在制於未言之先屢言之而屢不聽則頑者易疲黯者必悲漸開反目之端必戾同心之義惟相忘於無言太和之氣自在門內矣

婦人不良咎在其夫

婦人以夫爲天未有不願夫婦相愛者屢憎於夫豈其所性惟言之莫予違也馴至喋喋不休爲之夫者御之以正無論明理之婦知所自處卽不甚明理者亦漸知感悟故吾謂男子之能孝弟者其婦必不敢不孝不睦婦之不良大率男子有以成之

女子當教以婦道

婦姓不馴皆由爲女子時失教夫今日之女他日之人婦也以其爲女而驕縱之一旦受姑嫜督約苦不可耐賢者尙能自勉不才者必上下交謔矣語云百了女做不得一了婦可不豫乎

佳子弟多由母賢

婦人賢明子女自然端淑今雖胎教不講然子稟母氣一定之理其母旣無不孝不弟之念又無非道非義之心子女稟受端正必無戾氣稍有知識不導以誑語引以詈人後來蒙養較易婦人不賢子則無以裕其後女則或以誤其夫故婦人關係最重

雙節堂庸訓卷三

五

教子弟須權其材質

子弟材質斷難一致當就其可造委曲誨成責以所難必致償事昔宋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安國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卒爲大儒大宗細柄大匠苦心父兄之教子弟亦然

子弟勿使有私財

愛子弟輒私以財此大謬事天下悖理之行皆非徒手可爲鼎余自十六七歲至三十歲內外知識未堅血氣未定凡目之所接心之所萌可以喪名可以敗檢者無不可爲幸囊無一錢煽誘之所不到余亦不能與華奢子弟參錯爲伍遂由強制以臻

自然得厲名節不爲大人君子所棄欲求子弟自愛先不可使
有私財

謹財用出入

不惟寒素之家用財以節幸處豐泰尤當準入量出一日多費
十錢百日卽多費千錢不節若則嗟若富家兒一敗塗地皆由
不知節用而起

財貴能用

節用云者非不用也特不宜妄用耳錢之義爲泉取其流無取
其滯惟事必需用故貴有財若疾病而靳醫藥吉凶而斷往來
無濟於用與無財何異且有積之數十年而銷之不過數年者

雙節堂庸訓卷三

六

其祖父慳吝過甚其子孫糜費必多盈虛之道歷歷不爽

勿貪不義之利

所貴乎有財者以能爲所當爲可得體面也若義非當取必越
分悖禮而取之當其取之之時怨毒所叢詬及父母詛及子孫
體面已傷此等近利之徒不過炫裘馬飾妻妾當爲之事必不
能爲卽爲父母營養葬爲子孫求田宅庸人羨之達人鄙之不
體面又孰甚焉何如安貧守分人人敬禮者之爲有體面乎

勿爭虛體面

不顧體面必不知自立若虛飾體面則又萬萬不可蓋體面之
說起於流俗儒者惟知有心術而已勉爭體面不得不詭無爲

有其弊也假借子錢斥賣產業不至水落石出不止流至末路體面不能終保將心術亦不能自固矣是亦不可以已乎

儉與吝嗇不同

儉美德也俗以吝嗇當之誤矣省所當省曰儉不宜省而省謂之吝嗇顧吝與嗇又有辨道德經治人事天莫如嗇注云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吝則鄙矣儉之爲弊雖或流於吝然與其奢也甯儉治家者不可不知

非儉不能惜福

儉之爲益非僅省財而已惜福必多嘗見富貴之家子孫多不肖或動與疾病相值勤耕務織者往往康強後人亦知守分暴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七

殄與惜福之別也昔吾浙有達官寵妾占熊屬吏以珠補繡蟒爲獻達官大悅無識之吏聞風競起凡獻蟒袍二百餘件皆定製顧繡其長不踰二尺余曰此兒必不育不則必敗其家聞者大詫余曰蟒袍非常服可比計二十歲狀元及第三十歲作太平宰相八十歲榮歸亦不能衣蟒至二百餘件之多今襪襪中遽受此數恐福已消盡耳皆笑余迂闊不數歲達官賄敗此兒納刑部獄未幾病殤反是以觀則惜福者延齡古人豈欺我哉

服用戒過奢

服飾器用俱視各人自家身分不自審量務爲逾分之美不但捐福并足招尤同儕共耦之中人皆樸素我獨奢華卽不遭諍

謹亦莫與親近爲輕薄子所詬不可也爲長厚人所遠如之何其可

儉非勤不可

余言佐治學治皆以勤爲本治家亦然不惟貧者力食非勤不可卽富者租息之增減筭鑰之出納無一不須籌畫婢媪之功僮奴之課不歷歷鉤稽則怠者不做勞者無勸未有不相率而歸於惰者至賓祭酬酢在在皆關心力不則濡遲誤事簡略貽譏勝我者以爲慢不如我者以爲驕慢與驕咎所由起也諺曰男也勤女也勤三餐茶飯不求人女也懶男也懶千百萬畝終討飯蓋諺也而深於道矣

雙節堂庸訓卷三

八

婦道尤以勤爲要

勤固男子之職而婦人尤甚米薪瑣屑日用百須男子止能總計大綱一切籌量贏絀隨時督察惟婦人是倚婦人不知操持必多無益之費諺有云鹽餅跌倒醋缺釀一無收東安能不至千創百孔甚至貸假典質以飾男子觀聽往往饒富之戶室已屢空而主人尙不自知極於無可補苴男子亦難自主故治家之道先須教婦人以勤

婦職不可不修

婦人不勤必且廢職作厭井臼而莫大於棄針帶遠庖厨此二事乃婦人要職富家女視爲不屑綦履屬縫婦粥飯屬庖人主

婦坐享其成物力艱難一無知識而婢僕乘機偷盜茫無檢點且婦職既廢穿衣喫飯外無所用心則抹牌觀劇皆越職爲之馴致家素豈曰天命哉昔胡偶韓先生文伯嘗言守揚州時籍沒潁州府王太守泰興原籍居室壯麗百物具備而獨無厨竈詰之則門外酒肆領本開張宅中饗殮食物皆給單支算不自舉火此自婦人不治中饋充類以至於盡也故教婦人以勤先從縫紉烹飪始

婦不宜男當買妾

娶婦著代承祧爲重旣不宜男禮宜置妾賢明之婦自知大義不幸而婦性猜妬亦當曉以無後之禮偏於所愛縱之使驕曲徇悍婦之私忍絕先人之祀生無以對里黨死無以見祖宗真不可爲人不可爲子

置妾不當取其才色

爲宗祧而置妾非得已也當擇其厚重有福相者毋以色選卽才藝亦非所尙蓋厚重之人必能下其正室有福相可因子貴矜才者巧特色者佻皆非載福之器且斷斷難與正室相安所繫於家道甚鉅

有子勿輕置妾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自古爲然故素相愛敬之伉儷因妾生嫌漸致反目婦已有子自可毋庸置妾先貧後富先賤後貴者尤

所不宜實於品行有關不僅室家可慮

勿使妾操家

吾越作妾類皆大家婢女過江吳產多以室女爲之然亦小
女也素無姆教明理達義百無二三全賴正室拊循化誨苟因
正室愿樸或衰老令妾主持內政必有不知大體之處若正室
無子以有子之妾操家勢且尾大不掉害有不可勝言者終非
其子之幸也

娶醮婦宜慎

婦人義止從一故能以夫爲天旣已貳之婦德乖矣分不宜娶
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或家貧而不能備禮或喪耦而已近衰年

雙節堂庸訓卷三

十

非醮婦莫爲之室者欲延祧祀不得不權宜遷就大非幸事此
與室女有閒儘可從容訪問以家貧性順無子女者爲尙不然
慎母草草至貪其賸資尤爲大謬

無子當立後

無後爲大人盡知之然往往不肯立後者一則偏聽婦言慮嗣
子不能孝順一則嗣子之本生父母攘踞嗣產爲己物反致所
後之親不得顧問故人以立後爲畏不知一朝怛化爭繼爭財
喧呶肆起鬼而有知雖悔何追故不幸年老無子當於昭穆相
當之中序立以人以杜爭端才不才自關家運腹出之子何嘗
皆克肖哉

勿以異姓亂宗

立繼須擇同宗之人一脈感通方能格享同姓不宗已難續祀
何況異姓

載風俗通稱周翁仲妻產女會屠者產男密以
錢易之後翁仲使見鬼周光與兒同祭先塋祭所但見屠兒持
刃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
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送還屠家近紀曉嵐先生
昨槐西雜志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
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
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于某
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後知其數世前于氏婦懷孕嫁
張生是子之祖也蓋異姓之不享古今一致不幸無子當以族
子爲後慎勿爲婦言所惑子異姓之子自斬其祀

無子可繼宜依禮祔食

異姓不可爲後而服屬之親又無可擇立若必執繼絕之說強
爲序繼則懷利者紛起而爭甚無謂也夫承繼專爲承祭但使
烝嘗有屬何庸似續旁求禮有祔食於祖之文以喪葬餘貲祔
爲祖考祭產俾有後者輪年祔祭鬼自永不憂餒息爭端而延
久祀莫善於此

不可求爲人後

恩莫重於父子出爲人後以義裁恩事難由己擇立之所不及

議立之所不到而曰我應爲後忘本貪財不孝極矣 功令先儘同父周親次以服制旁推言其常也繼言嗣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告官別立賢愛通其變也蓋誼非天屬全以義維故重賢愛甚於重周親既擇立議立皆非主名則其不得於所後之親情事甚明雖已立尙聽告官況猶未立而欲以勢力爭之天道有知豈能昌後

聖天子矜憐無告嫜婦立繼聽其自主雖獨子亦所不禁近來爭端漸息覬利以棄親者亦可自惕矣

祭先宜敬

羊跪乳鳥反哺物猶知本何況於人祭先之道不惟物之致豐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三

尤貴心之致敬卽力有所絀不能備物誠意勿渝先人亦格享之不然能邀福佑者未之有也

祭產宜豫

賢孝子孫原不倚產承祭但子姓繁多不能盡屬有力萬一力不副心必致奉祀不虔古人先備祭器所以敦水源木本之思也且祀產不定則祭之規模皆難豫立豐儉無常亦乖禮制吾族遷蕭始祖傳世二十有餘計年六百餘歲而歷代墓祭至今勿替祀產之益彰彰矣

值祭不宜論產

亦有支下子孫以他事廢棄祭產廢產者固爲不孝若以產廢

之故卽諉祭於廢產之人應輪祭而不值祭坐視先靈之變此則視廢產者不孝尤甚蓋子孫不致山窮水盡貧極無聊必不敢廢棄祭產祭產旣廢其不能料理祭祀大概可知我尙饕殍足給而忍俎豆不供尤而效之罪莫大焉是必有善處之方所當隨時斟酌

賓讌宜潔

自奉不可不儉以儉待賓則斷斷不可且不必主於豐也不速之客家常餐茗亦當以潔爲敬卽一頓客飯而中饋之勤惰可見

勿淹葬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三

人有恆言曰死者入土爲安聖人復起斯言不易顧吾越淹葬之習恬不爲怪貧者猶曰無力素封之家妄求吉壤月宕歲延有一再傳而停置於堂厝棺於野者甚或改卜佳城屢屢遷掘沒者不寧生者不順不知古來發祥大地其子孫未嘗人人富貴大率獲福之人類能守身敬祖亦如子孫孝事祖父母父母者見愛於祖父母父母不孝者不愛也爲人子孫不自求多福而借祖父母父母遺魄爲祈福之具其不獲罪於天者尠矣

疾病宜速治

疾起卽藥易於見效因循不治醫師束手儉嗇之人靳於醫藥猥曰死生有命夫疾卽不死而抱疾以生何累如之治家以勤

勤非康甯不可故疾病以速治爲貴

婿嫁宜量力自備其榮澁與貧富俱可

嫁娶之事動曰顏面攸關千方百計典借飾觀無本之流涸可立待成婚後稍不周到徒費口舌有因而齟齬者訂姻之初宜從樸實勿爲媒妁所詐作重聘厚奩之想庶無後悔

相子擇婦

相女配夫古人言之不知聘婦尤當相子若子不才而徒希門閥女子甚賢自安義命非然者天壤之閒乃有王郎必將薄視其夫釀爲家門之禍禮聘之始何可不慎

攀高親無益

雙節堂庸訓卷三

古

嫁女勝吾家娶婦不如吾家則女子能執婦道前賢慮事極周世俗多援繫之見無論嫁娶總惟勝己者是求夫富與富接貴與貴比人情也兩家地位相當自爾往來稠密稍分高下漸判親疏勢實使然賢者不免故五倫之內不綴媼親氣誼浹洽即爲朋友如不相孚雖媼何益

締媼宜取厚德之家

子孫繁昌類皆先世積善所致擇婿聘婦俱望其裕後興宗殘刻之家富不可保貴亦難恃目前榮盛轉睫彫零惟恭儉孝友家風醇謹者其子女目濡耳染無澆薄習氣可以爲婿可以爲婦雖境地平常餘慶所鍾必有承其流澤者

奴婢宜督約

幸有奴婢足供使令逸矣然凡爲奴婢知識多愚筋骨多懈非主人董率鮮能盡分隨才器使因時督約須處處精神周到方可收指臂之助其勞有過於無奴婢者若稍耽安逸聽奴婢之自爲弊將錯出矣袁氏世範於待婢僕之道言重詞複有以夫

奴婢不中用宜速遣

奴婢之長以能護主爲上旣不遵約束或意在他圖急宜邀中遣去如以身價雇價未清勉強容畱愚者愛惜氣力遇事因循歸者勾串外人乘機偷盜家賊難防閉門養虎自貽伊戚悔之晚矣

雙節堂庸訓卷三

五

奴婢疾病宜善遣

風寒小疾必無他慮者無論若病勢稍覺可慮卽當邀同中保交還親屬量予藥資聽其調治旣見待人之厚兼無意外之虞一切所用之人皆當如是

婢女當養其廉恥

婢亦室女特其父母貧窶及幼失所親不得自居於室耳他日或爲人妾或爲人婦總望其有所成就當於驅使之中教以閨房之義事之近於褻者語之近於狎者無使見聞俾知愛惜廉恥自無蕩檢踰閑之慮亦惜福之一端也

乳媪不宜輕雇

教兒嬰孩古訓也富貴之家較貧賤者尤須加謹其受害之源全在乳媪蓋乳媪一流多單門下戶貪喫懶做者爲之恣兒所欲固其懽心至勢不可離輒挾兒爲奇貨百方求全以逞其私主母以兒故不得不委曲貪忍害有不可更僕數者其恣兒之法兒有知識則導之索玩好求衣食爭好醜競多寡小不如意教以詬詈潑賴之方僕從莫之敢忤日以驕縱少成習慣故大家子弟一壞而不可檢制古人養子原皆自乳或雇乳則必擇端良之婦顧婦之端良者何可多得且又安肯爲人乳哺苟非產母缺乳萬不得已斷斷不宜雇媪乳兒不惟可以省氣可以省費實關於嬰兒之成敗者不細

雙節堂庸訓卷三

六

保全節操

婦人孳居而能矢志不貳或撫孤或立後其遇可矜其行可敬雖有遺資總當善遇若遭貧窶更爲無告房族不幸而有是人必須曲意保全俾成完行吾母兩太宜人艱難植節吾所身親具官甯遠習俗不重貞節會有茂才孀妻貧難自立諳論族長於祭祀中節贏資膳堅其壹志其後他族聞風法式守節遂多因知婦人立節不可不思所以保全之道

無志秉節者不可強

秉節之婦固當求所以保全之矣其或性非堅定不願守貞或勢逼饑寒萬難終志則孀婦改適 功令亦所不禁不妨聽其

自便以通人紀之窮強爲之制必有出於常理外者轉非美事
酒最僨事

酒以成禮合歡原不可少耽之必至僨事且好飲者多在晚夕
一人銜杯未止舉家停鐙以俟奴僕則伺隙滋弊厨竈則遺火
可虞故飲酒不可無節而居家爲最

戲具不宜蓄

賭博之事萬不可犯犯必破家卽一切賭具亦不可蓄嘗有新
年無事偶爾消閒子弟相習成風因之廢時蕩產卽笙簫鼓板
之類雖非骰牌可比然亦足荒正務總以勿蓄爲宜

架上不可有淫書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七
淫詞豔語最足壞人心術子弟成童天性未漓尙不至爲物欲
所誘日見淫書必至目搖神蕩不能自制閒或蹈於匪僻關係
甚大故書架之上斷不可存此等書籍

田宅交易須分明

典賣田產須確查戶貫字號段落四至界址佃人租額有無典
賣他處一一分明然後憑中立契屋宅則間數椽瓦牆壁門窗
正路旁徑以及花木甌石凡宅中所有一切均須註載清白售
主當面交割然後受產自無後患如或愛得些小便宜必有餘
累弱者累在及身強者累貽後嗣十常居其八九矣

便宜產業不宜受

產業各有時價正項交關無所謂便宜者且得業者虧亦不當妄想便宜無端而價值比大眾較廉其中必有欺隱影射重賣盜賣等弊貪小承受必致訟費不訢或乘人窘急多方准折自謂得計此則巧取昧心甚非詒穀之道前室王宜人嘗誦吃虧時節便宜在貴買家私受用多二語不知所本義明理足吾子孫能世世書爲座右箴必有食其報者

契稅不可漏

田產稅契例限一年漏匿不稅當罰契價一半入官故不稅之契刁劣賣主得以藉詞找貼卽爲詭詐之由遇多事地方官書役更得借端滋擾按例議罰所傷實大

雙節堂庸訓卷三

六

勿欠額賦

國課早完民之職也黠者疲者率屬戶書捺擱不卽依限完納究之延欠不過半年終須全完先費賄託之資後受差追之擾是謂至愚

官項不宜借

官中出借如生息銀兩出陳倉穀之類初時經承傳語未必無些許利益息價或輕於民間一經具領則銀有折扣折穀有攙和領旣入官不得不受及於繳還官款加平色加斛面層層喫虧其或稍逾時日則追呼隨之至有典鬻應比禍及子孫者旣累且辱不可不絕之於初

勿受來歷不明之物

此種物事大槩皆過路人齎售亦有三姑六婆中轉鬻者急於脫變價直視尋常稍輕來歷多不可問草率成交必貽後患昔有人以數十文錢買一銅壺已而官捕查起強盜正賊輾轉根訊事幸得白家已全破故物良價賤率係來歷不明斷斷不可貪小承受

勿貪重息出貸

以本生息治家者不能不爲然借戶奸良不一最須審察經紀誠實之人掂斤簸兩子母相權必不肯借重息作本其不較息錢急於告貸者原無必償之志諺所云口渴喫鹹菜滷也利上

雙節堂庸訓卷三

九

加利亦所不較而終歸於一無所償故甘出重息之戶不宜出貸

勿因息輕舉債

緩急相通舉債亦不能免要必不得已而後爲之須先權應借之故得已卽已或因借主息輕以爲不妨多借不知多借則多用以爲失算若出輕息以博重息從而牟利則人負我而我不能負人尤速貧之道也

債宜速償

假債濟急卽當先籌償之之術與人期約不可失信諺云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真格言也因循不果至于大於母則償之愈難

索之愈急不惟交誼終虧勢且負累日重

子孫多產宜分析

累世同居豈非美事然眾口難調強之轉爲不美蓋子多則婦多婦人之性最難齊一至孫婦更難矣產業貲財不爲分析不肖之婦各私所私費用浩繁有家長所不能檢者致貧之道即基於此一朝撒手兄弟妯娌疑少爭多必釀家門之禍禮有之六十曰老而傳年力就衰卽當手定分書按股折授以杜身後釁端

析產宜酌畱公項

嗚呼是言也余固有爲言之也使爲子者皆能以事親爲心爲之親者何必過慮及此顧余嘗見衰老之人盡將產業分授諸男遇有所需向諸男索一文錢不可得仰屋咨嗟束手飲泣而不肖子孫且曰老人已日受膳奉何有用錢之處茹苦莫愬故旣分產必須自畱公項生則爲膳死則爲祭庶可不致看兒孫眉眼嗚呼後世受產子孫讀是語而不惻然生孝親之念者其能邀福於祖宗乎

有室有家之男女宜爲曲諒

父母之愛其子豈有窮期男雖有室猶若孩提女雖有家猶若在室顧有室卽有兒女之事有家卽有舅姑之奉愛則維均孝如有別爲父母者須當曲爲體諒善自譬解方可無失其慈不

然鮮不鬱而成憤怒徵辭色矣然女生外向服且從降義有專重分不得齊父母於舅姑男則何可厚兒女而薄父母哉

嫁女亦須體卹

習俗務爲匱送吾意不以爲然然生女雖不如男而鞠撫無異且女子適人舅姑娣姒間有不能不曲盡其意者不專恃以順爲正儀文不至多爲獲咎之端且女子旣嫁止能受庇於父母耳至兄弟而跡疏矣至內姪而跡愈疏矣可以庇而不庇之使其無可告訴亦屬虧慈特義須量力婦人無識損男以益女則於情不愜也

愛憐少子長孫之故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三

成立之子日與親遠少子常依膝下愛所由鍾也父母於子皆望見其成立子尚少而身漸老勢恐不及庇之有成憐所由起也以憐生愛以愛憎憐情也亦理也成立者以爲父母偏愛忌而疏之則愛憐愈甚矣至祖愛長孫袁氏世範以爲由少子而推之此則未然蓋人之性情大衰老而漸寬祖之見孫多在中年以後孫畏父嚴而樂祖寬常與祖近祖亦藉以自娛此其所以愛歟

勿營多藏

力求儲積爲子孫計非不善也然子孫之賢者不賴祖父基業苟其不肖多財何益天下總無厭而不散之理若求其聚凡可

以自利者無所不至陰謀曲搆鬼笑人詛聚之愈巧散之愈速
惟勤儉所遺庶幾久遠耳

宜量力贍族

同一祖系一支富貴必有數支貧賤非祖蔭有厚薄也氣之所
行盈虛相間有損始有益此盛則彼衰理固然耳我幸富貴如
之何不念貧賤者顧富貴無止境亦無定象衣食有羨卽爲豐
饒俸祿有餘卽爲充裕宜儉約自持節損所贏以廣祖宗之庇
有服之親無子者或立後或耐食使鬼不憂餒極貧者或給資
或分產使人無失所高曾以上則置義田以卹之昔朱范文正
贍族義田至今弗替其規模宏遠雖萬難幾及然自就已力量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三

羸籌辦爲平地一簣之基何患無繼起以成其美者必待甚有
餘而後爲之則終無爲之日矣吾族無百畝之戶公事動多
掣肘仁術一無可行余夙鏃於中而佐幕食貧竊祿未久有志
焉無能爲也後有賢達者尙其念旃

宜儲書籍

遺金滿籬不如一經古人所以稱書爲良田也暴發之戶非無
秀彥苦於無書可讀虛負聰明爲父兄者早爲儲蓄俾知開卷
有益之故中人以上固可望爲通儒中人以下亦可免爲俗物
或謂書非急需而求售必虧原直嗚呼是薄待子孫之說也
子孫至於售書不才極矣以購書之資置產終歸罄蕩若其才

者則讀家藏書籍大用小效又豈必以資產爲憑藉哉

造宅不宜過麗

宅取安居惟堅樸者可久子孫賢才自能別恢基業如係中人之質必使力易葺治方無傾圮之患蓋居是宅者不必皆無力也丁口繁多有一二人力不能齊卽難一律整頓每見世家大族其門戶廳堂往往剝落以葺治之不易也故造宅不宜過麗

乾隆十八年武進布商張氏承買藉沒張藩司括之青山莊別

墅毀拆花木亭臺得直繳官而以莊地爲蔬圃當時羣訝其俗

迨二十一年總督尹公按部常州欲至莊攬勝聞莊廢而止假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三

令別墅猶存則爲當道游觀之所轉須時時葺治重貽後累知此義者庶可治家

長齋拜經宜戒

衰翁老婦嫁婚事畢藉誦佛號消遣歲日亦愛養精神之一端至特殺本所當戒託茹素以全物命未爲不可有等愚闇之人妄聽僧尼簧鼓男旣誦經拜佛女復長齋禮懺甚至婦廢蠶織深扃佛堂之內目葶室爲暗房姑不卹婦似不顧娣少婦免身一切付之葶母有釀成大患者菩薩慈悲豈忍致是吾祖母吾二母俱恪守婦行不信長齋不禮經卷考終備福可知皇天與善在此而不在彼家法具在慎毋爲邪說所搖

女尼宜絕其往來

三姑六婆先民所戒尼姑一種尤易惑人裙釵無識愛聞禍福之談此輩莠言可入託經卷爲名鼓舌搖唇誑財騙物兼致婢媪之類亦被煽蠱不惟耗財終且滋事故宜早防其漸禁止往來

雙節堂庸訓卷三

三

雙節堂庸訓卷四

龍莊居士纂

應世

勿欺

天下無有受欺之人亦無被欺而不知之人智者當境卽知愚者事後亦知有遲早而終無不知既已知之必不甘再受之至於人皆不肖受其欺而欺亦無所復用無所復用其欺則一步不可行矣故應世之方以勿欺爲要人能信我勿欺庶幾利有攸往

處事宜小心

事無大小粗疏必誤一事到手總須慎始慮終通籌全局不致

雙節堂庸訓卷四

一

忤人累己方可次第施行諸葛武侯萬古名臣只在小心謹慎呂新吾先生坤呂語集粹曰待人三自反處事兩如何小心之說也余嘗書以自儆覺數十年受益甚多

大節不可遷就

一味頭方亦有不諧時處些小通融不得不曲體人情若於身名大節攸關須立定腳跟獨行我志雖蒙譏被謗均可不顧必不宜舍己徇人遷就從事

甯喫虧

俗以忠厚二字爲無用之別名非達語也凡可以損人利己之方力皆能爲而不肖爲是謂宅心忠待物厚忠厚者往往喫虧

爲僂薄人所笑然至竟不獲大咎林退齋先生遺訓曰若等只
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多少事能學喫虧充之
卽是聖賢克己工夫

勿圖占便宜

譬如路分三條中爲公甲行其左乙行其右各相安也甲跨中
之左半乙猶聽之跨至中之右半乙縱無言見者詫矣若并乙
之右一條而涉足焉乙雖甚弱不能忍也倘遇兩強安能不競
至相競而曲直判是非分甲轉無地可容占便宜者失便宜干
古通論

勿任性

雙節堂庸訓卷四

二

不如意事常八九事之可以競氣者多矣原競氣之由起於任
性性躁則氣動氣動則忿生忿生則念念皆偏在朝在野無一
而可到氣動時再反身理會一番曲意按捺自認一句不是人
便氣平讓人一句是我愈得體

遇橫逆尤當忍耐

兇狠狂悖之徒或事不干己無故侵陵或受人唆使借端擾詐
孟子所謂橫逆也此等人廉恥不知性命不惜稍不耐性構成
釁端同於金注悔無及矣須於最難忍處勉強承受則天下無
不可處之境曩館長洲時有丁氏無賴子負吳氏錢慮其索也
會婦病劇負以圖賴吳氏子斥其無良吳氏婦好語慰之出私

藁贈丁婦丁婦屬夫急歸遂卒於家耐性若吳氏婦其知道乎
讓人有益處

且橫逆者未嘗無天良也讓之既久亦知愧悟遇有用人之處
渠未必不能出力

斷不可啟訟

不惟官斷十條路難操勝券也卽幸勝矣候批示勞鄰證饒舌
央人屈膝對簿書役之需索舟輿之往來廢事損財所傷不小
總不如忍性耐氣聽親黨調處歸於無事彼激播唆訟者非從
中染指卽假公濟私一被搖惑如縱孤舟於駭浪之中彼第立
身高岸不能爲力勝則居功負則歸過於本人無用斷不可聽

雙節堂庸訓卷四

三

勿鬪爭

遲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聖訓切著有理不在高聲爭且
不必況鬪乎余閱事數十年凡官中命案不必多傷亦不必致
命也偶然失手便爲正兇故爭競之時萬萬不可舉手撻人

言語宜慎

多言宜戒卽直言亦不可率發惟善人能受盡言善人豈可多
得哉朋友之分忠告善道善道云者委婉達意與直言不同尙
須不可則止余素鷺直往往言出而悔深知直言未易之故若
借沽直之名冷語尖言訐人私隱心不可問賈禍亦速又不在
此例古云出口伤人要算人受得又曰傷心之語毒於陰兵非

閱歷人不能道也

小人不可忤

與君子忤可以情遣可以理論諒我無他不畱嫌怨小人氣質用事志在必勝忤之則隱怒不解必圖報復故遇小人無禮當容以大度卽宜公言亦須稍畱餘地庶不激成瑕釁

嫉惡不宜太甚

余性褊急遇不良人略一周旋心中輒半日作惡不惟良友屢以爲誠卽閨人亦嘗諄切規諫臨事之際終不能改比讀史至後漢黨錮前明東林見坐此病者大且禍國小亦禍身因書聖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十言于几時時寓目警心稍解包

雙節堂庸訓卷四

四

荒之義涵養氣質此亦第一要事

善惡不可不分

然善惡之辨斷不可小有模糊或曰皁白分則取舍嚴取舍嚴則門戶立非大度之說也曰不然不知而徇之謂之闇知而容之謂之大度闇則爲人玩矣毋顯受人玩甯佯受人欺

勿苛人所短

此卽使人以器之道也人無全德亦無全才雞鳴狗盜之技有時能濟大事但悉心自審必有能有不能自不敢苛求於人故與人相處不當恃己之長先宜諒人之短

勿過剛

剛爲陽德正人之性大槩多剛然過剛必折總非淑世淑身之道千古君子爲小人讒陷率由於此當爲受者層層設想使其有以自容則寬柔以教原不必全露鋒稜

遇事宜排解

鄉民不堪多事治百姓當以息事甯人爲主如鄉居則排難解紛爲睦鄰要義萬一力難排解卽奉身而退切不可袒幫激事如見人失勢從而下石尤不可爲爲者必遭陰禍

勿預人訟事

切己之事尙不宜訟事在他人何可干預如鄰佐干證之類斷不宜列名蓋庭鞫時語挾兩端則易遭官府訶譴公言之必與負者爲仇大非保身之哲

雙節堂庸訓卷四

五

勿輕作居間

嫗族中遇有立繼公議之事於分於理不能自外者不得不與卽不得已而訟案有名亦不得不昌言此有公議可憑非一人所得偏也若事關田產資財恐有未了者總不宜與事居間後干訟累至官司交易一涉銀錢便爲賊私過付牽連獲罪尤當避而遠之

勢力不可恃

恃勢逞力必有過分之事損福取禍萬萬不可諺云有一日太陽曬一日穀又云有尺水行尺船皆刻薄語也有太陽時須算

到陰雲霖雨有水時須算到河流淺涸自不敢恣所欲爲能以禮下人全在有勢力時若本無勢力可倚不得不畏首畏尾非讓人也天道惡盈凜之哉

信不可失

以身涉世莫要於信此事非可襲取一事失信便無事不使人疑果能事事取信於人卽偶有錯誤人亦諒之吾無他長惟不敢作誑語生平所歷愆尤不少然宗族姻黨仕宦交游幸免齟齬皆曰某不失信也古云言語虛花到老終無結果如之何弗懼

勿傍人門戶

雙節堂庸訓卷四

六

他人位高多金與我何涉依門傍戶徒爲識者所鄙且受恩如受債一仰人鼻息便終身不能自振惟豎起脊骨忍苦奮厲方爲有志之士

勿貪受贈遺

勢當窮迫無路亦不得不藉人援手無論嫻親朋友望其提攜切不可受其遺贈蓋品題作佳士在人不在費在我有益世無樂于解囊者至靳我以言酬我以資其情分盡矣斷不能再爲發棠之復是受一人惠卽絕一人交不可誤貪近利

貧賤勿取厭親友

貧賤之人僕僕於富貴親友之家縱一無干求見之者總疑其

有所請乞且地處富貴類無閒空工夫我以閒散之身參伍其間原不免有眾裏嫌身之狀久則厭生或爲同輩所輕或爲閭人所慢甚無謂也

富貴勿薄視嫻鄰

生女無人道喜載生男子嫻鄰並賀非賤女而貴男也謂女生外向而男子興宗榮可旁及也原思辭祿夫子卽教以與鄰里鄉黨其義甚明幸而得志當存此心如倚勢以逞至鄰黨寒心嫻親側目未有不速禍者刻薄之名又其餘事已故身處富貴遇單微戚友必須從優禮款並訓約子弟僮僕不許稍有褻狎俾可久遠往還以盡篤親重故之誼

雙節堂庸訓卷四

七

須予人可近

春夏發生秋冬肅殺天道也惟人亦然有春夏溫和之氣者類多福澤專秋冬嚴凝之氣者類多枯槁固要嚴嚴特立令人不可干犯亦須有藹然氣象予人可近孤芳自賞畢竟無興旺之福

失意人當禮遇

趨炎附勢君子不爲然熱鬧場中遇落寞人多不暇照應不知我目中無彼而彼目中有我淡泊相遭卽似有心僂侮余年十四五時身孤貌寢家難多端幾不爲宗親齒數山陰李惟一先生族姑夫也一見相賞謂孺子不凡輒有知己之感益自奮勵

至今猶常念之故生平遇失意人及孤兒寒士無不加以禮遇亦有無意中得其力者俗傳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言近指遠當百復也

保全善類

澆薄之徒惡直醜正非其同類多被謗毀受摧折專賴端人君子爲之調護扶持遇此種事務宜審時察勢竭力保全切勿附和隨聲致善類無以自樹事之關人名節者更不可不慎

敬官長

朝廷設官以治尊卑相統不特富戶平人當守部民之分卽會居顯宦總在地方官管內禮宜謙恭致敬俗所謂宰相歸來拜縣門也若身在仕途亦宜約敕子弟家人謹遵法度投鼠忌器之故不可不知萬不可被里人慫恿把持抗拒阻官長之所憎嫉

勿交結官長

仕路最險同官爲寮可以公事往來宦成退居已不必與地方官晉接若分止士庶斷不宜交結官長蓋略與官近易爲鄉里屬目卽不敢小有干預而嫖友之涉訟者不無望其盼睐謝而絕之嫌怨遂生彼不知自慎以致身敗名裂更無論已

睦鄰有道

望衡對宇聲息相通不惟盜賊水火呼援必應卽閒有力作之需亦可借伙將伯若非平時輯睦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矣

輯睦之道富則用財稍寬貴則行己盡禮平等則甯喫虧毋便
宜忍耐謙恭自於物無忤雖強暴者皆久而自格

受恩不可不報

士君子欲求自立受恩之名斷不可居事勢所處不得不受人
恩卽當刻刻在念力圖酬報如事過輒忘施者縱不自功亦問
心有媿

索債毋太急

負債須索常情也其人果力不能償亦勿追求太急迫之於窮
懦者典男鬻女旣獲罪於天強者徵色發聲亦取怨於人甚有
抱慙無地釀成他故者不可不慮

雙節堂庸訓卷四

九

貸親不如貸友

炎涼之見起於至親倘境處貧困向富戚告貸我原意在必償
彼先疑我必賴以必償之債被必賴之名無論未必有貸卽有
貸矣其聲音笑貌總有一種夷然不屑光景自愛之士誰能堪
此且十年消長不一他日有求於我稍不遂意輒以前事相苛
余爲童子時聞隣家有先世叨親戚之助至其子孫尙苦訾議
者故臯當奇窮之日每從朋友通融不煩親戚假借蓋朋友有
通財之義果稱相知自關休戚旣償之後無他口實故存必償
之念者貸於親不若貸於友

宜量友力

然竭人之思盡人之歡則又不可雖密友至交前逋未償必不宜向饒舌卽我處必貸之勢亦先須權友之是否能貸倘友實力有不及而我必強以所難安得不取憎於人

諱貧爲貧皆不必

富少貧多古今一致故士以安貧爲貴然非佚居無事也特不肖爲悖理違天之事耳有道而貧儒者所恥自當劬躬循分求可免於長貧若以貧爲諱將飾虛爲盈必致寡廉不顧至實己不貧而僞爲貧狀此在居家則欲疏親簡友在居官則圖虧節婪贓鄙哉不足道也

受憐受忌皆不可

雙節堂庸訓卷四

十

我丈夫也何事可不如人而下氣低頭乞人憐我恥乎不恥若才智先人事事欲求出色則鋒棱太露爲人所忌必至獲咎故受憐不可受忌亦不可

與人共事不可不慎

不幸與君子同過猶可對人幸與小人同功已爲失己況君子必不誘過小人無不居功與人共事何可不慎故剛正若難逢時而堅守不移終爲人重唯阿似易諧俗而得中無主卒受人愚欲處處討好必處處招尤鄉愿固不可爲亦不易爲也

勿破人機關

此遠怨之道也一切財利交關婚姻撮合至親密友相商自應

各以實告如事非切已何必攻瑕計隱破人機關昔有愿人爲盜誣引屢質不脫莫知所由久之身以刑傷家以訟破盜始曰吾今仇雪矣某年除夕吾鬻缸已售汝適路過指缸有滲漏售主不受吾無以濟用因試爲竊後遂滑手爲之致有今日非汝吾缸得鬻豈爲盜哉嗚呼天下有結怨於人而已尙懵然者大抵自口召之金人之銘可不終身誦歟

知受侮方能成人

爲人所侮事最難堪然中人質地快意時每多大意不免有失無端受侮必求所以遠侮之方遇事怕錯自然無錯逢人怕尤自然寡尤事事涵養氣度卽處處開擴識見至事理明徹終爲人敬禮老婦孤寒時未知自立幸屢丁家釁受一番侮發一回憤愈侮愈憤詎勉有成故知受侮者方能成人

老成人不可忽

少年之人惟天分穎異者見理早徹處事能周如非過人之質類多血氣用事壯往致悔涉歷一番則精細一番故持重之說專歸老成不獨學問中人卽野叟鄙夫閱事旣多識議亦時中肯綮諺云若要好問三老大舜之察邇言詩八之詢芻蕘非務乎其名也言出老成人須反覆尋繹不可以其易而忽之

先友宜敬事

先人取友必有數事相契方與定交其言論風采亦必有與先

人相類之處手澤猶珍況先友乎余不幸少孤不逮事父吾父執友一無識面年十八授徒郡城遇山陰會稽先輩詢及吾父名號肅然敬對有曰曩會同文會者有曰曩嘗共師門者余皆謹執猶子之禮或以爲太過余曰先人旣蒙垂念非友而何敬父執卽所以尊吾父也至今念之此意差可上質先人

故人子宜念

讀稽叔夜絕交書令人氣結彼所謂交本非義合無怪其然果以文字相知性情相洽非攀援聲氣可比不幸楮草更新隻雞增痛遇其後嗣自當爲之保護如孤兒未立有待扶持更不宜冷眼相看致負故人於泉下

雙節堂庸訓卷四

七

不必議論二氏

老釋二氏之學固儒者弗道然庸夫愚婦不畏物議而畏報應不懼官長而懼鬼神存其說未始不足陰輔

皇治何必以隸藉儒門力與爲難且今之道士比邱誠不盡守老子如來法律卽我輩談性命爲文章亦豈入聖工夫無昌黎考亭之精實學詣而摭拾闢二氏陳言虛張吾幟不幾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乎余生平於二氏之徒一無還往而未嘗放言攻擊自媿業儒浮淺無以折其心而關其口也故佞奉二氏妄求福佑雖斷斷不可要不妨聽其自爲生滅置諸不論不議之條雙節堂庸訓卷四終

雙節堂庸訓卷五

龍莊居士纂

蕃後

裕後有本

欲求子孫繁熾久長謀積聚圖風水皆末也其本全在存心利物
冑受一分虧卽子孫饒一分益創業之家多由赤手成名之子
半屬孤兒並不恃祖父資產昔有人談宦缺美惡者余笑曰
缺雖惡總勝秀才課徒吾未見官鬻妻妾只見官賣兒孫聞者
詫曰惡有是余歷數數十年中間見橫虐厚斂蓄可累世者一
彈指閒子孫零落爲被虐者所嗤而清苦慈惠之吏子孫類能
繼起作官如此居家可知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一

濟美不易

世濟其美昔賢所榮不特名公鉅卿也業儒力田之家世清白
相承亦復不易數傳十百人中有一不肖子卽爲門第之辱
固由積之不厚亦因教之不先故欲後嗣賢達非教不可

教當始於孩提

孩提之時天性未漓當先固其眞性斷不可導以詈人聞詈人
則呵止之使有忌憚若詈及人之父母者尤爲損福萬不宜姑
恕他如扑打蟲豸之類雖細事總干天和須明白戒禁養其慈
祥之氣至拜跪儀節亦當隨事教導則愛敬行乎自然矣

宜令知物力艱難

巨室子弟揮霍任意總因不知物力艱難之故當有知識時即宜教以福之應惜一衣一食爲之講解來歷令知來處不易庶物理人情漸漸明白以之治家則用度有準以之臨民則調劑有方以之經國則知明而處當

宜令習勞

愛子弟者動曰幼小不宜勞力此謬極之論從古名將相未有以懦怯成功筋骨柔脆則百事不耐聞之旗人教子自幼卽學習禮儀騎射由朝及暮無片刻閒暇家門之內肅若朝綱故能諸務嫻熟通達事理可副

國家任使欲子弟大成當先令其習勞

雙節堂庸訓卷五

二

宜令知用財之道

財之宜用與用之宜儉前已詳哉言之但應用不應用之故須

令子弟從幼明晰能於不必用財

如贖分繼
富等類

及萬萬不可用財

如纏頭賭博等類

之處無所搖惑則有用之財不致浪費遇有當用如

婚醫藥喪祭贈遺等類

之處方可取給裕如於心無疚昔吾越有達官公

子務爲豪侈積負數千金將鬻產以償受產者約日成交公子張筵款接薄暮未至居間人出視則布衣草屨爲鬮者所拒岸候門外半日矣導之入曰此某也公子敬而禮之讎畢贈以儀曰先生教我不敢棄產居間人詢其故曰彼力能受吾產尙刻苦如此吾罪過何面目見先人遂痛改前之所爲出衣飾盡償

宿負謝門下客減奴僕節日用訖爲保家令子今已再傳猶襲其餘資云

宜令勿游手好閒

此患多在富貴之家蓋貧賤者以力給養勢不能游手好閒富貴子弟衣鮮齒肥無所憂慮又資財饒足幫閒門客及不肖戚獲相與消其聰明盡其心志障蔽其父兄之耳目順其所欲導之以非莊語不聞巽言不入舍嬉娛之外毫無所長一旦勢去財空親知星散求粗衣淡飯不可常得豈非失教之故歟小說家稱富家兒中落持金盃行乞知乞之可以得食而不知金盃之可以易粟語雖惡諛有至義焉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三

宜杜華奢之漸

略省人事無不愛喫愛穿愛好看極力約制尙虞其縱稍一徇之則恃爲分所當然少壯必至華奢富者破家貴者違欲宜自幼時卽杜其漸不以姑息爲慈

父嚴不如母嚴

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自母主于慈而嚴歸之父矣其實子與母最近子之所爲母無不知遇事訓誨母教尤易若母爲護短父安能盡知至少成習慣父始懲之於後其勢常有所不及慈母多格男有所恃也故教子之法父嚴不如母嚴

蒙師宜擇

爲子弟擇師夫人知之獨於訓蒙之師多不加意不知句讀音義所關最鉅初上口時未能審正後來改定便覺喫力吾謂童蒙受業能句讀分明音義的確則書理自易領會嘗聞邨塾蒙師謙德道盛德至善句道盛二字逗斷讀者不察輒以道與德對盛與至善對豈非句讀不清之明驗歟故延蒙師不可不擇爲人訓蒙亦不可不深省

不宜受先生稱字

齋嚴則道尊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師與君親並重微特弟子事師必當隆禮卽爲師者亦不宜稍有降格吾爲童子時見塾師之呼弟子無不稱名二十年前有稱字者矣近遇成童弟子或止稱其字之上一字而冠以老字呼者應者俱安之若素師道陵夷至此而欲弟子知所嚴憚豈不難哉望子弟有成者先宜教以不敢受先生稱字

讀書以有用爲貴

所貴於讀書者期應世經務也有等嗜古之士於世務一無分曉高談往古務爲淹雅不但任之以事一無所濟至父母號寒妻子嗁饑亦不一顧不知通人云者以通解情理可以引經制事季康子問從政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達卽通之謂也不則迂闊而無當於經濟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世何賴此

讀書求於己有益

書之用無窮然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當以己爲準己所能勉者奉以爲規己所易犯者奉以爲戒不甚干涉者略焉則讀一句卽受一句之益余少時讀太上感應篇專用此法讀四子書惟守君子懷刑及守身爲大二語己覺一生用力不盡

須學爲端人

希賢希聖儒者之分顧聖賢品業何可易幾旣稟儒術先須學爲端人繩趨尺步甯方毋圓名士放誕之習斷不可學

作文字不可有名士氣

父兄延師授業皆望子弟策名成務無責其爲名士者士人自

雙箭堂庸訓卷五

五

命宜以報國興宗爲志 功令自童子試至成進士必由四書文進身鐘鼎勳猷皆成進士後爲之能早成一日進士便可早做一日事業可以濟物可以揚名好高務遠者膠膠然以名士自居薄場屋文字不足揣摩誤用心力與寒峻角勝迨白首無成家國一無所補刊刻課藝炫鸞虛聲顏氏所譏論癡符也抑知前明以來四書文之傳世者類皆甲科中人苦志青衿僅僅百中之一何去何從其可昧所擇歟

文字勿涉刺誅

言爲心聲先貴立誠無論作何文字總不可無忠孝之念涉筆游戲已傷大雅若意存刺誅則天譴人禍未有不相隨屬者言

者無罪聞者足戒古人雖有此語卻不可援以爲法凡觸諱之字諷時之語臨文時切須檢點讀烏臺詩案坡公非遇神宗安能曲望矜全蓋唐宋風氣不同使杜少陵李義山輩遇邢章諸人得不死文字閒乎士君子守身如執玉慎不必以文字樂禍

勿作穢褻詞

文以載道表章忠孝維持綱紀尙已降而託於寓言比興諷諫猶之可也至穢詞褻語下筆時心已不正閱者神識昏搖必有因而墮行者他人之孽皆吾所造人謫鬼禍懺悔無期自來文人多悲薄命未必不由於此

文章關福澤

雙節堂庸訓卷五

六

文章氣象關一生福澤凡享順遂之境者其文類皆和平中正無幽憂蕭颯之氣動輒輒歎斷非福徵且習不加察縱其筆之所與勢必傷時罵坐召怨蒙愆至應試之文尤以醇雅爲貴

讀古人文取法宜慎

作文宜慎讀文先不可不擇常見塾師授業好選前人悲感恣肆之作令子弟誦習謂可開拓心胷引伸議論讀之者不能得其神髓而僅學其皮毛所誤不小吾友江西新城魯絜非初名仕驥改九舉今爲夏縣知縣素書往還論文相契別有唐宋八家選本凡傷時感事之語細加評節具有苦心

勿輕爲人作詩文序

詩文之序所以道作者之意非徧覽全集不能得其竅要萬一集中文字失於檢核既爲作序不能以未見自解代人受過關係非輕故非於作者心術品詣深知有素斷不可徇一時請託冒昧措辭至鄉曲文人多不知文章體裁其所撰述更宜詳審

勿紀錄時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訓也位卑言高之罪孟子又剴切示之唐宋文人私記閒及國事然多與史傳蓋戾蓋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類非確實昔有不解事人以耳食爲筆記謬妄觸忤禍及身家皆由不遵聖賢彝訓所致故日記劄記等項斷不宜摭拾時事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七

浮薄子弟不可交

血氣未定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交游不可不謹與樸實者交其弊不過拘迂而止交浮薄子弟則聲色貨利處處被其煽惑才不可恃財不可恃卒至隳世業玷家聲禍有不可備指數者

勿輕換帖稱兄弟

交滿天下知心實難余生平識面頗多從無凶隙之事然以心相印者寥寥可數惟此數人勢隔形分窮通一致每見世俗結締動輒齒敘同懷兄弟莫之或先有朝見而夕盟者有甲款而乙附者公讎之後塗遇不相知名大可笑也旣曰朋友卽繫五

倫之一何必引爲兄弟如其無益不如塗人故 功令換帖之
禁皆宜遵守不必專在仕途也

擇友有道

人不易知知人亦復不易居家能倫紀周篤處世能財帛分明
其人必性情真摯可以倚賴若其人專圖利便不顧譏評縱有
才能斷不可信輕與結納鮮不受累或云略行取才亦是一法
然千古君子之受害於小人多是憐才二字誤之

業儒亦治生之術

子弟非甚不才不可不業儒治儒業日講古先道理自能愛惜
名義不致流爲敗類命運亨通能由科第入仕固爲美善卽命
運否塞藉翰墨餬口其途尙廣其品尙重故治儒業者不特爲
從宦之階亦資治生之術

讀書勝於謀利

不特此也文字之傳可千古而藏鏹不過數世文字之行可天
下而藏鏹不過省郡文字之聲價公卿至爲折節而藏鏹雖多
止能雄於鄉里文字之感孚子孫且蒙餘蔭而藏鏹旣盡無以
庇其後人故君子之澤以業儒爲尙

勿慕讀書虛名

然業儒二字須規實效若徒務虛名轉足誤事富厚之家不論
子弟資稟強令讀書豐其衣食逸其肢體至壯歲無成而強者

氣驕弱者性懶更無他業可就流爲廢材子弟固不肖實父兄有以致之故塾中子弟至年十四五不能力學卽當就其材質授以行業農工商賈無不可爲諺云三十六行行行出貴人有味乎其言之也

勿任子弟匿瑕作僞

爲父兄者無不願子弟學問勝人然因其本領平常姑聽匿瑕不出及作僞盜名則萬萬不可故子弟所作文字遇親友索觀必須責令面奉教益凡有文會亦不當稍任規避蓋受人指摘可望感媿奮發功力漸進若意在藏拙未有不燕石自珍者至作僞之弊尤爲可慮窗下倩雇捉刀習爲常技臨場必有懷挾搶手等事作奸犯科所關匪細近閱邸鈔江西有一童生縣試時以搶手考列第一院試敗露學使秦鞠治罪其父年逾八十亦坐遠戍不准收贖原其由起始於匿瑕終於作僞涓涓不絕將成江河可不戒於初乎

不宜輕令子弟附學

獨學無耦則孤陋寡聞敬業之所以樂羣也然附學他處同門人眾品詣必有參差苟蹈羣居之戒卽赴廣益之功全在擇師而事不宜徒驚虛聲倘人師難得又不若扃戶下帷嚴憚父兄之教矣故冀子弟不染習氣以家塾延師爲尚

授徒勿誤人子弟

業儒者以授徒爲第一事弟子終身北面禮至重品至崇須令弟子曉然於爲人之本不僅在文藝也然文藝亦斷不可荒有種不自愛重之人靦然擁皋比談經史於主者前高自位置而教其弟子則惟恐不稱主者之指遇有所作私爲刪潤以誑其父兄此固不足污人齒頰卽不至是而約敕不嚴縱弟子之肆課程不密長弟子之情所誤何可勝道大概二十歲內讀書爲人俱要立定基址一過二十不特寒畯子弟多內顧之憂不能專心鍵戶卽富貴兒郎亦有媚宦牽率自五六歲至二十歲全在爲之師者範之以正誨之有方凡人相處不合則離惟師席必終一年之局韶光如水禁得拋荒幾箇一年且父兄旣將子

雙節堂庸訓卷五

十

弟付託師長勢不復身親攷校師長荒之則竟就荒可乎不可弟子材質不同造就匪易聰明者必當成之於學頑鈍者亦宜曲爲誘勵令多讀數卷書省識爲人之分庶幾不負師長之任曩讀曲洎舊聞屯畱王誥少應進士舉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謂曰君此行徒虛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夢中結之曰師曷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何云登第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摯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樂器曰君記之異時

當自悟也時范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案試諸意廷試必
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試賦題爲樂調四時和遂預正奏
名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至七十有七
近又見裨官載武進有老學究教讀數十年勤懇不倦乾隆辛
酉元日鄰叟夢文昌司命甄別新科舉人名次一生以行玷應
黜司命難其選補旁一神曰某學究可司命曰學問欠優神曰
某教讀認真不誤人子弟司命曰若是可矣果於是年江南鄉
試中式循是以思不負子弟之父母者德可奪命彼素行無他
玷而終絀於試者得毋有誤人子弟之譽歟

力田勿欠人租息

雙節堂庸訓卷五

十一

士之次莫如農此本業也因天時乘地利盡己之力以收其成
不須因人輕重卽佃人之田依額償租亦可於人無求偶逢歉
歲自有鄉例可循乃無恥下農恃頑欠租或致公庭追比辱莫
甚焉縱佃主憐而不控亦爲鄉里不齒況其勢必至於無田可
佃難免凍餒之戚

藝事無不可習

人惟游惰必致飢寒其餘一名一藝皆可立業成家但須行之
以實持之以恆有一事昧已瞞人便爲人鄙棄昔仁和張氏以
說書莖花爲生得有辛工隨手散去有勸其爲子孫計者曰吾
福子孫多矣詰之曰若輩生具耳目手足儘可自活真達識哉

幕道不可輕學

吾越業儒無成及儒術不足治生皆遷而之幕以幕之與儒近也然幕之爲道負荷甚重必心術正才識敏周於慮勤於力廉於守安於分者方可爲之不則逐響依聲誤人自誤諺云作幕喫兒孫飯非幕之必損德也乃不可爲幕而漫爲之者德必損也余衣食於幕垂三十年從不敢薄視幕客顧目之所接未敢盡愜於心比從宦數年身親民事益知隔壁聽聲迥異當場辨色幕中無心之過所在多有甚不願吾子孫更習此事勢或不得已而爲之則佐治藥言具在不可不潛心玩味以補吾過

習醫宜慎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三

語曰儒學醫業作齋言其易也又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蓋醫以活人爲道其功甚大然天之寒燠異候地之燥溼異宜人之強弱異質拘泥成方殺人必多非儒業精深未易辦此以性命所寄博衣食之資何可不慎嘗見醫家以病試藥消補遞換涼熱互更或致病因加劇歲己卯鄉試八月初九日晝夜雨號舍水浸至踝余於十二日得病試畢輦回僵卧勺水不進汗流不止肢體滯重不能轉側醫屢易不效余自分不起九月初七日備後事矣執友徐頤亭^{夢齡}過訪診視曰此號舍水氣直達上部也投以人薄荷桂附子一劑而瀉水數升兩劑能扶牀立三劑而啖粥不數日霍然蓋頤亭同試故能直探病源向使不遇

願亭詎有濟乎後有爲救貧計者甯從他術切勿妄習岐黃尙必習之宜細玩古書潛心體驗遇貧苦人尤須加意慎勿高擡聲價至藥料不正最足累病市肆售藥道地絕少此亦大傷陰德業此者必不可以僞亂真負心害命讀袁氏世範戒貨假藥一條仁人之用心苦矣

勿妄言相墓術

幕客醫師之外最足誤人者莫如相墓師卜葬之術言人人殊襲其詞而不能通其理臺釐千里爲禍甚大古云只有人發地未有地發人積善之家自獲吉壤積不善之家雖有吉壤而福不足以承之轉爲厲階吾目中所見因求地而破產者比比也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三

先隴不幸侵於蟻水不得不遷若冀子孫富貴遷葬父祖遺骸不孝甚矣而相墓之無識者好持遷葬之說自神其術造孽何可勝算其他誤於取舍營葬水蟻之地致令破家絕嗣得不蒙陰譴乎吾喜覽百氏之書獨不讀地理家言懼蔽於識也後人慎毋輕學相墓師以誤人亦毋爲相墓師所惑以自誤

作事須專

無論執何藝業總要精力專注蓋專一有成二三鮮效凡事皆然譬以千金資本專治一業獲息必夥百分其本以治百業則不特無息將并其本而失之入之精力亦復猶是

臨財須清白

財利交關最足見人真品天下無不能計利之人其不屑屑較量甘於受虧者特大度包荒耳顯占一分便宜陰被一分輕薄故雖至親密友簿記必須清白

勿自是

事到恰好之謂是讀書應世大率是處少不是處多常恐不是則必精求其是可以爲學可以淑身一有自是之念便覺不是在人爭端易起窮則忤人達則病國可勿慎諸

勿自矜

讀書中狀元從宦爲宰相皆儒者分內事況狀元宰相尙是空名循名責實大懼難副又況不能爲狀元宰相乎恃才而狂挾貴而驕昔人所謂器小易盈非惟不直一錢且有從而獲禍者易曰謙受益滿招損萬事皆然舉一隅餘可類推

當明知止知足之義

致顯宦號素封皆由祖宗積累承庥食報當念 國恩家慶酬稱兩難刻刻矜持尙防蹉跌一意進取必致肆行無忌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將有噬臍無及者知止不殆知足不辱二語當銘之座右時時深省

言動當念先人

人非聖賢不能終身無過蓋棺論定之後猶視子孫賢否以資尙論子孫賢則人舉其父祖善行推福所自來子孫不肖則人

摘其父祖瑕疵湖殃所由積爲人子孫奈何以一已行事上累父祖班孟堅因張安世而恕張湯朱晦翁因張栻而寬張浚常存此念庶不敢貽玷先人

門閥不可恃

幸踵祖宗門閥席豐履厚得所憑依進身之塗治生之策諸比常人較易然必克自樹立則延譽有人汲引有人在在事半功倍若穿衣喫飯之外曾無寸長足錄雖門閥清華於身無補適足爲人鄙棄玷辱家聲所謂銀匠之後有節度使不足恥節度使之後爲銀匠乃足恥也嘗聞人言會稽陶堰陶氏當前明時甲科鼎盛郡邑鮮與倫比同里陳氏有成進士者乘轎拜客陶氏無賴子見而揶揄之曰小家兒何遽學官樣進士下轎謝曰惶恐惶恐寒族無奈兄輩人多小家名不敢辭貴族大家只是弟輩一流人多耳聞者啞然進士固器小然陶氏子當前受辱可爲恃門閥者炯戒

幹蠱大難

祖父有隱疵全賴子孫蕩滌第積垢有因前洗不易與君子同功不得並君子揚名與小人同過必且代小人受謗無他憎其父祖者刻覈其子孫人情類然故犁牛之子雖騂角而人欲勿用也不幸而處此境地尤當痛自飭厲事事求全歸善於親不可有毫釐失行子人口實我能使人敬人自不敢道及前愆我

能使人愛人更不忍追言先慝方爲賢孝子孫昔山陰沈某少
負文譽嘗應博學鴻詞科薦舉

御試黜落人咎其所出不良自號牛糞靈芝以靈芝之比而其
親於牛糞坎壈終身爲鄉黨不齒生二子一號蔗皮一號角
心並無所取材今寂寂久矣不知幹蠱之義獲臯於天如此

須作子孫榜樣

賢子孫良不易爲卽欲爲賢祖父亦談何容易創業成家者固
非勞心劬力不可卽承先人餘蔭小不勤飭斷不能守成善後
生之而無以爲養無以爲教便孤祖父之名夫子教我以正夫
子未出於正子孫雖不敢顯言未嘗不敢腹誹無論居何等地

雙節堂庸訓卷五

六

位一言一動要想作子孫榜樣自然不致放縱

不可道他人先世短處

澆薄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道他人先世短處以資談柄試設
身以處先人被人瑕疵於心何安損福招禍莫此爲甚況吹毛
索瘢何所不至萬一他人反唇相稽污我先人以不美之名不
孝之舉更何以自解能一轉念斷不忍輕易出口不特此也嘗
聞爭鬻之時以詬辱人之先世爲快雖怒不擇言與有心攻訐
不同然畢竟口孽且使子孫效爲刻薄總非昌後之道

爲後人留餘地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造物忌巧天道惡盈居家刻薄者資無久

享居官貪殘者後有餘殃也火烈爲人所畏旣成燼便無火氣
水懦爲人所狎雖斷流猶賸水痕故稱世曰澤誦君子有穀貽
孫子之詩可以知所藉手

窮達皆以操行爲上

士君子立身行世各有分所當爲俗見以富貴子孫光前耀後
其實操行端方人人敬愛雖貧賤終身無慙賢孝之目若陟高
位擁厚資而下受人詛上千國紀身辱名裂固玷家聲卽倖
保榮利亦爲敗類古人所以崇令名也余嘗持此論勵官箴規
士行識者不以爲非故所言蕃後諸條多安貧守分之事不專
望子孫富貴且富貴何可多得苟能富貴願日誦思貽父母令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七

名之句

得志當思種德

爲學志科名末已然達則行道究以入仕爲貴人人可以做官
我獨幸荷

國恩此由祖德縣長適逢運會第政柄在手不能種德便至造
孽總無中立之理曩辛卯赴禮部試吳棻菴明府同上計車
言吾邑風水單薄尠世傳進士且進士之後類多不振余曰然
則不如返轍南歸爲老舉人畱兒孫科第矣因歷數式微之家
則皆進士而起家知縣者余曰是非進士之不大其後而知縣
之自隳其先也蓋官之有權者種德不難造孽亦易微特知縣

等而上之至於督撫及風憲刑名之官無不如是惟得志時常以造孽爲戒惟恐於物有傷自然於人有濟庶先人之澤不致自我而涇

人當於世有用

有用云者不必在得時而駕也卽伏處草野凡有利於人之事知無不爲有利於人之言言無不盡使一鄉稱爲善士交相推重皆薰其德而善良是亦爲

朝廷廣教化矣硜硜然畫地以趨求爲自了漢尙非天地生人之意

惡與過不同

雙節堂庸訓卷五

六

惡與過蹟多相類只爭有心無心之別過出無心猶可對人若有心爲惡則舉念時干造物之誅行事後致世人之怒不必其在大也大事多從小事起必不可爲

清議不可犯

常人讒口勢固不能盡弭然不授之以隙亦未必無端生謗至爲士君子清議所不容則真有靦面目矣故事之有干清議者雖有小利斷不可忍恥爲之流爲無所忌憚之小人

宜知盈虛消長之理

諺云十年富貴輪流做庚金伏於盛夏暑氣方炎涼颺旋起處極盛時非刻刻存敬畏之心必不能持盈保泰藝花者費一年

辛力纒博三春蕊發花開滿足轉眼彫零甚矣興之難而敗之
易也梅之韻幽而長桂之香豔而短千葉之花無實故發洩不
可太盡菁華不宜太露余自有知識訖於今茲五六十年間所
見戚友興者什之二敗者什之八大槩謹約者興久放縱者敗
速匪惟天道有人事焉知此義者可以蕃後屋發覺忠愍二事
余與十聽言不可不察

人有失誤惟祖若父可以厲色嚴詞明白教誨伯叔兄長色稍
和詞稍緩矣朋友之規諫旁引曲喻而已全在自家留心體察
聞有談他人得失者總須反觀自照必待實指本身已成笨伯
若衰如充耳先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其他種種世事亦

雙節堂庸訓卷五

九

畢生學習不盡惟聽一事解一事觸類引伸便無地非學矣至
祖父家庭敘述親友盛衰賢否原想子孫知所法戒更不可作
閒話聽過方不負教誨苦心

人皆夫宜常念忠恕之道

余數十年閒閱事方悟忠恕之道須臾不可離蓋心有一毫不
盡事必無成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必到處窒礙覺忠恕二字
理日在人眼前不常存此心微特不能希賢希聖卽求爲尋常
寡過之人亦不可得

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止在孝弟二字原非強人所難讀孔

子老安數語益知聖賢之道事事切近人未有不欲安我之老
信我之友懷我之幼者特我之外不暇計耳去一我字擴而充
之便是天下一家氣象聖賢何嘗不可學而至哉

人在自爲

天之生人原不忍令其凍餓雖殘廢無能尙可名一技以自活
況官體具備乎上之可爲聖爲賢下之至爲奸爲慝貴之可爲
公爲卿賤之至爲乞爲隸在人之自爲而天無與焉父母之於
子亦然流俗妄人乃謂祖父未有資產以致子孫窮困此大悖
之說也必有資產而後可爲祖父則成家多在中年以後娶婦
生子非五六十歲不可有是理乎不能爲祖父光大門閭而以
不肖之身歸辜祖父爲此說者全無心肝靦然人面而襲其說
以自寬吾知其能爲祖父者罕矣

不孝者不祥

孝能裕後前已切實言之今復申以此條者蓋孝量無盡而不
孝易見孩穉稍有知識父母卽取坊本刻像二十四孝故事爲
之講解冀迪其良知又費幾許心力方得授室成人世風澆薄
一有室家卽置父母於不顧專爲妻子惜力靳資財如性命視
手足爲塗人甚且發於聲不僅誹於腹縱爲父母者隱忍不言
天能不奪其魄乎故有孝而不報者未有不孝而不報者孝而
不報必孝有未至不孝之報則其子眼見其父之所爲必且過

之孫則更甚於子一再傳之後欲求一不孝之子孫亦不可得
余不逮事父二母又不獲安一日之養天地間大臯人也惟念
吾祖吾父並以孝友著聞微末之躬上承三世故稟二母之教
不敢不孝今有男子五人矣盡解此義勉承先澤吾之幸也苟
或不然吾祖吾父實昭鑒之詎肯令不孝子克蕃厥後哉

善惡不在大

有利於人皆謂之善有損於人皆謂之惡不必顯徵於事也一
念之起鬼神如見尙不愧於屋漏君子所以慎諸幽獨凡人發
念大都專求利己故惡多於善久之習慣盡流於惡所當於童
穉時卽導以善端童穉無善可爲但節其嗜好正其愛惡使之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三

習於馴順不敢分毫恣縱自然由幼至長漸漸惡念少而善念
多可爲樹德之基哀了凡先生功過格是檢身要術余於佐幕
時嘗試行之藉以自節宦游以後役役奔走萬念起止不常境
過輒忘不及填注此事遂廢比來年衰少睡晝之所爲每於枕
上記憶善事極渺而不可上質鬼神之事終不敢爲後人常有
此意或者可無大惡庶幾日卽於善爲善必昌蕃後之本端在
於是

雙節贈言不可不讀

吾家士行盍則不待他師亦不煩遠引吾祖吾父世德相仍吾
少稟母訓惟恐過佚前光旣爲二母請旌乞言天下更恐當代

作者薄吾不肖斬先人以言寢與檢勵求不見惡於有道仁人
幸蒙羣雅斐然投贈復媿不克負荷是以將吏湖南留別都門
前輩有最好官箴雙節傳及怕羞銀管贈言人之句益用凜凜
焉竊祿數年黽勉奉職懼貽二母怨恫爲贈言諸公之玷會有
下堂之隙循例求退今老矣銜恤餘生彌憂末路蓋自中年以
來兢兢慄慄幸免大戾皆雙節文字之教也後世子孫不敢有
忝先人自不敢稍虧素行故贈言集錄二十八卷續集二十二
卷是律已準繩治家矩矱應世範模欲蕃後者不可一日不讀

申嫡庶之辨

嫡庶等差禮不可紊生順歿甯分定則安吾生母事吾繼母一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三

生恭謹屬續遺言唯命孝事主母以故余得仰承慈蔭守身庇
後念曾祖以來惟余一人承祧實由吾生母節撫綏延是以孺
爲考妣造墳止分昭穆吾生母一墳與嫡繼二母兩墳相並所
謂禮因義起也會稽陶氏之有嫡子者欲援余爲例卽以是說
會之凡有嫡子者自不當與嫡耦恐後世子孫不明此分故余
自治生墳妾不與焉異時妾非如吾生母者不得視吾生母之

制

傳世名系

生子命名當避先諱吾宗舊譜未免失檢大率單名居多二名
聯屬可無此弊曾祖而降惟吾祖一支自吾祖以逮吾孫取義

五行相生遞嬗約系四十言來者世占一字增綴二名用章先
德詞曰世思秉正立本爲先志學日上庸行宜全成名守道庶
其克賢興宗奉

國慶澤以延承啟惟善佑德在天

雙節堂庸訓卷五

三

其克賢興宗奉

國慶澤以延承啟惟善佑德在天

雙節堂庸訓卷五終
四十言來者世占一字增綴二名用章先
德詞曰世思秉正立本爲先志學日上庸行宜全成名守道庶
其克賢興宗奉

雙節堂庸訓卷六

龍莊居士卷

述師

童子試

陳秋崖夫子諱其疑江蘇上元人雍正庚戌進士官太僕寺卿

乾隆十一年提督浙江學政九月科試取輝祖入縣學

鄉試

博虛宥夫子諱卿額滿洲鑲紅旗人乾隆戊辰進士初名綸音

惠改今諱國子監司業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浙江鄉試正典試

後終奉天府尹

陸耳山夫子諱錫熊江蘇上海人乾隆辛巳進士壬午 召

雙節堂庸訓卷六

一

試 欽賜內閣中書爲戊子浙江副典試終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

曾洞莊夫子諱光先湖南湘潭人乾隆乙丑進士象山縣知縣

戊子分詩五房爲輝祖本房師後加通判銜罷官終錢塘行館

輝祖 年十八應丁卯鄉試時祈神籤云舉頭莫道青雲遠得路

先憑博陸侯每遇鄉闈輒盼霍姓典試不可得後客平湖年已

三十八將去館禱于文昌祠籤云應得光先兼裕後功名一路

到者願至是科座主爲博陸二姓而房師之諱直著文昌籤語

遇合前定如此

會試

龍莊居士卷

稽拙修夫子名璜江蘇無錫人雍正庚戌進士 日講起居

注官兵部尚書乙未大總裁今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兼吏部尚書

王愷園夫子名杰陝西韓城人乾隆辛巳進士刑部右侍郎乙

未副總裁今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管禮部事務周海山

太夫子煌撰先人墓表夫子手書勒石

阿雨齋夫子諱肅滿洲鑲白旗人乾隆甲戌進士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乙未副總裁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終光祿寺少卿

湯辛齋夫子諱先甲江蘇宜興人乾隆辛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乙未分詩一房為輝祖本房師終廣東學政

雙節堂庸訓卷六

二

受業

薄夫子淇縣人不能追記諱字輝祖六歲受業

家靜山夫子諱崇智同出高祖支下輝祖自七歲至十歲受業

訓誥之學皆稟師授旅沒京師無子輝祖屬族兄鳳琳綬歸其

喪今尙無爲之後者

鄭又庭夫子名嘉禮同縣人縣學生先君子將爲粵東之游預

聘延主塾輝祖年十一至十四歲受業四年館課勤密不使得

有暇晷今年七十有九輝祖不逮事父夫子爲先君子禮聘見

夫子如見吾父夫子亦視輝祖如子呼名受拜不假辭色白頭

師弟肅然也近今館師更無能繼之者

徐冠周夫子諱冕上虞人縣學生館族叔奐若先生家輝祖年

十五從學當是時家難交訂夫子語輝祖曰汝不成名門戶必

墮當念二母辛苦用百倍功充汝才不患不成進士也又曰吾

年逾六十吾兒未十歲不知他日吾子得如汝否輝祖亦如

子輝祖年三十客長洲從上虞鄭茂才源詢知夫子久棄人事

世兄補博士弟子終未得一見也

茅再鹿夫子諱繩武一字詒孫山陰人縣學生舅氏王深甫先

生內姪館韓德師先生家輝祖年十六爲童子師課表弟二人

遇文期則從夫子乞題作文夫子謙甚不以師道自居然誨教

切至歷二年不倦

雙節堂庸訓卷六

三

張百斯夫子諱嗣益山陰人歲貢生授徒魚化橋家塾輝祖年

十八爲乾隆丁卯科初應鄉試之前仍爲童子師乞夫子命題

求教凡四月

許虛齋夫子諱廷秀江蘇山陽人乾隆甲子科舉人戊辰三月

先外父王坦人先生官山陽典史恐輝祖以蒙師廢學招至甥

館從夫子游凡八月以疾辭歸明年己巳仍受業於百斯夫子

馮夫子佚名字山陰人縣學生館安昌沈氏庚午闈前從游二

十餘日

楊魯蕃夫子名際昌山陰人乾隆辛酉舉人辛未館坦人先生

從兄家輝祖授徒里中作舉業文郵呈求教夫子導之以正且

有相賞於文字外者訖一年

孫景溪夫子諱爾周山東昌邑人乾隆乙丑進士令內邱調吳

橋丁外艱歲己卯輝祖客蘇松糧儲道胡偶韓先生文伯所夫

子服將闕探成官中錄課藝求教夫子授以場屋律度日相題

曰鍊局日運氣日選調日遣詞日鍊字反覆講解每夜至四更

方息凡四閱月稍稍領受忝竊科名皆夫子訓也後有業儒者

飲水思源不得忘所自來夫子歷官四川甯遠府知府歸老以

子西林先生含中官陝西按察使誥封通議大夫

述友

亡友

雙節堂庸訓卷六

四

孫西林先生含中景溪師子也乾隆辛巳師令秀水輝祖備書

幕中先生試禮部中式來官解省覲得共晨夕一日侍坐師曰

若兩人操心制行異日當爲端士可齒敘如同氣毋忘今日之

誼輝祖敬謝不敢當師曰子毋辭士君子論交不以窮達異趣

況子豈終幕客者子毋辭先生與輝祖同生庚戌長輝祖二十

四旬有奇遂兄事焉越一年餘別去癸未選庶吉士丙戌改戶

部主事而輝祖於戊子忝充秋賦己丑至京師主先生寓廬不

知身之在客也辛卯秋九月先生由員外郎出爲甯紹台兵備

道款輝祖入幕凡四月以會試辭比下第南歸先生已調江蘇

河庫道甲午量移蘇松太兵備道屢以師命召輝祖母老不果

往先生旋司臬陝西丁酉來浙開藩再四招延且屬韓城師道
意輝祖過辱下交懼爲人指目固辭先生不之強也有機事軌

相邀商榷有所建白罔弗採納戊戌六月手書相訂輝祖將俟

裝而先生中暘捐館舍憑棺一慟已矣生平先生爲政持大體

廉仁平恕守正不阿是時大吏頗與先生齟齬而先生能力行

其志發引日道路手香跽哭靈輻不得前至今述遺愛猶多泣

下輝祖爲先生所部而冠先生於亡友者尊師命也

羅臺山有高江西瑞金人乾隆乙酉舉人已丑會試以邵二雲

晉涵先容得訂交焉又七年余佐慈谿知縣黃補畚元輝幕中

臺山方主郵縣邵雙橋洪家返以來共晨夕者二旬奉雙節堂

雙節堂庸訓卷六

五

贈言句爲論定越二年敘別於錢塘寓舍凡贈言中古文一
次第點正通內典嘗進余以攝生之道余未之能行也而臺山
以己亥正月卒於家

孫遲舟辰東初名宸歸安人乾隆壬辰舉禮部試第一第一甲

第二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編修先是歲丙戌遲舟方持父服

課平湖知縣劉冰齋國烜二子學余治申韓家言佐平湖幕稱

莫逆交甲午丁內艱主講東陽書院余客海甯屢寄文字商正

丙申余再館平湖遲舟服闋過余敘別明年遲舟舉男余舉女

因有婚姻之訂是爲庚子之春其年秋分校順天鄉試卒於闈

中

來江臬起峻同邑長河里人乾隆壬辰進士余之交江臬也始自辛卯公車繼以壬辰水同舟陸同車京邸同寓舍志趣並同官戶部湖廣司額外主事以父母篤老引疾歸授徒於船樓家塾甲午亦爲余評隲課藝已而疊丁外內艱會經理西江塘水利勞病卒

陶午莊廷珍會稽人乾隆庚寅冬扁舟過訪出試文相質遂定交明年舉於鄉丁未補咸安宮教習丁內艱歸校訂雙節堂贈言甚力辛丑揀發甘肅累署知縣借補直隸肅州州同卒於官以弟子爲後

張潛亭義年餘姚人乾隆乙酉拔貢生官於潛訓導俸滿保舉

雙節堂庸訓卷六

六

以知縣用請畱 四庫館効力 賜國子監助教銜充 四庫全書纂修官丁酉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下第 特賜一體殿試屆期疾作遂不起

徐頤亭夢齡山陰人國子監生精醫術屢試省闈不遇治危證多愈余有回生之感詳習醫宜慎條會戚屬邀赴口外旅沒仲子嘉會能世其業季子端揆以孝友著稱

嚴古緣果仁和人乾隆庚寅舉人先是壬申二月 恩科鄉試第三場於號舍訂交垂三十年久而愈篤性肫摯別數月必作畫幅題句寄贈情溢楮墨閒弟鐵橋誠乙酉舉人豪爽過於兄詩筆高邁亦工繪事兼精篆刻先四年卒

家昌年永祚六世祖支下猶子行也家奇窮年四十方室詩法徐涓畫師米芾事母篤孝有禮聘者不忍出游離鄰下忍貧爲童子師以終其身年八十餘及見曾孫而卒弟介甫永祺年十六爲山陰賈人司筦鑰賈人父疾屬侍醫師治藥念母衰病力不能延醫夜讀醫書曉就醫師求方脈之理久之工醫術母倚其藥以生者三十餘年爲余治病輒效言必以正曰疾病多由不自愛而起或以先天不足歸咎父母不孝甚矣初余習幕學語余曰姪見郡城幕者多浪費願叔戒之又曰叔祖浮屠十餘年當亟謀安葬此事無促迫者不可以遠游故一刻忘也其相愛大率類是先昌年卒余爲作汪氏二孝子傳云

雙節堂庸訓卷六

七

孫惠疇世塚山陰人仲姊婿也余孤且寒年十四五時頗不爲姻黨所禮獨荷款接勤摯性豪爽善飲急人難如己不治家人生產游吳粵間無所遇歸而病酒至於沒子四人長繼英能修內行佐幕仁謹有聞

陸三德天勝同里人有至性重然諾能知大義爲鄉黨信重長余十歲少時誤陷縲紲先大父雪出之歲元旦起卽至大父像前禮拜先贈公赴粵東時屬料理家事已而贈公喪歸遇力作無寒暑早晚有呼必應力備自給獨不受余一錢曰吾受朝三翁恩未報且諾十三叔不可負也余入試省闈執勞無倦色至戊子忝列科榜欣然曰吾固知朝三翁當有後也視余如弟歷

數十年名余不改又四年而沒沒之前夕余客海甯歸亟過訪
執余手曰好好尙得見弟一面恨不及待弟官也蓋余自少孤
至於成立人情屢易始終如一者一人而已

方望山魯同邑路西人初以治疾相識久之志趣甚洽交相敬
也爲人質直無城府急人之病如在己身遇敦請雖極貧之家
嚴寒酷暑皆立赴其術以疏氣爲先謂病率起於氣滯故定方
多用逍遙散加減所治輒效時人號稱方逍遙子孔昭亦工醫
有聲

於體乾士宏同邑峽山人乾隆丙午舉人性純孝與弟汝夔友
愛甚擊余自己卯鄉試寓舍訂交長余一歲余兄事之後歷試

雙節堂庸訓卷六

八

無不同寓至戊子余忝充秋賦君攻苦益力於家塾旁置小屋
一楹几坐皆設仄版如號舍然課日食息其中曰習此則闔中
寬綽可以從容構思庶幾一當又八試始與兒子繼坊同出唐
一峯先生門下年已五十有八太孺人年踰八十君不忍離寢
門上計戚友多勸駕者太孺人亦促辦裝因過余里門敘年誼
余敬謝曰白頭兄弟何當爲兒輩屈君笑曰盼同年何可易得
有不敘耶蓋訂交後四年繼坊甫生而君辱與同榜宜其言之
慨也具述太孺人命余曰如兄者其報 國日長乎君躍然起
執余手曰微子孰肯作是言吾計決矣遂不行已而余之湖南
甯遠君嚮晦徒步至義橋江千敘別勉余以親民之義出福惠

全書一冊相餉越二年而凶問至甯遠爲罷食者數日年不副
德遇不副才士論至今惜之

繼培因可

男繼坊元可同校業

繼塚深可

雙節堂庸訓卷六

九

雙節堂庸訓卷六終

夢痕錄庸訓合刻跋

汪先生龍莊病榻夢痕錄二卷續一卷雙節堂庸訓六卷皆賦
遂初後所著也先生年二十爲諸侯上客晚而登第服官之日
淺所著佐治藥言學治臆說早膾炙人口世皆知先生爲名幕
也而吏事已不及知更無有知其學行之醞者 中丞清河龔
公每舉先生爲僚屬法並出二書相示曰人之立言有根柢然
後有枝葉藥言臆說爲吏與幕導之源者先生之言也言與行
必相顧夢痕錄所以踐其言也言何以踐述詒謀誦清芬庸訓
者學行之本言之所由立也合二書觀之庶可補藥言臆說之
所未及乎雖然猶有說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方枘圓鑿格格
不相入也先生少無期功強近之親長辭聲勢攀援之力乃歷
聘數十州郡所主賢士大夫咸倚爲左右手其時上游若桂林
韓城兩相國番禺中丞有人倫鑒閩先生名翕然無異詞卽浦
嘉善王臨汾輩才智氣力雄視一時而先生獨浩浩落落進退
自如固其立於己者眞而信於人者久乎其時之以道義相
切磋亦可見矣余受而卒業旣服 中丞所見之大持論之正
顧以習俗好尙風氣各殊人之一身但求自立惟其能立於己
故行克肖其言人亦遂信所言而不疑於所行否則其言雖著
試之行而或不然久且並其言而廢之矣後之學者誠由藥言
臆說以求夫言行相顧之旨而成思所以自立焉則必有不爲

風氣轉移者然則錄也訓也又豈第爲吏與幕導之源哉迺請
於 中丞重梓以行世綴述緒論附以己意俾讀是書者共覽
焉時咸豐紀元長至月湖北黃州府岐亭同知邵綸跋於望雲
官舍

跋

二

官舍

蘇州府志卷之五十五 藝文志 詩賦類 四

中丞重梓以行世綴述緒論附以己意俾讀是書者共覽

焉時咸豐紀元長至月湖北黃州府岐亭同知邵綸跋於望雲

09905

